

古今



第八期



一三五四一
一三五四八

一七四六六

電

話：二七七〇

古今

合訂本
第一冊

本刊出版以來，條已半載，銷行之廣與夫讀者愛護之切，俱非初辦時意料所及。中間有數期因印數略少，致向隅者甚多，函索補購者，紛紛不絕。本社為彌補此項缺憾起見，特訂製合訂本，既便保存，又便閱覽，而訂製精美，猶其餘事。惟訂數不多，至今僅餘十數冊，欲購者請即日賜購為幸。

定價：每冊拾伍元（郵費在內）

經售處：國民新聞社營業科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古今改出半月刊啟事

本刊創刊以來，條已八月，幸蒙讀者愛護，銷路與日俱增，至堪告慰。歷月以來，友朋面談函告，均勉以改出半月刊，俾慰讀者之望，詞意殷切，非可言喻。本刊同人受寵若驚，本應早日遵命，以慰眾望。唯『審精毋濫』，素為本刊之宗旨，在時機未成熟前，殊不敢貿然從事。今作者雲集，佳作紛來，已達及時擴充之期；故決于第九期起（十月十六日出版），改為半月刊，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除廣約作家撰述外，並敦請前『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主編陶亢德先生加入編輯，從此陣容更見整齊，必可使讀者耳目一新，幸望海內外讀者作者，不吝賜文賜教，不勝企盼之至。

古今社同人謹啟

古今第八期目次



嚴東樓軼事彙記	梁鴻志（二）
漫談蟬香館主人	徐一士（四）
關於『實庵自傳』	陶亢德（一〇）
記章太炎及其軼事	周黎庵（一二）
談岑春煊	陳亨德（一七）
關於李義山	南冠（二一）
記金冬心	鄭秉珊（二七）
明喬白巖守南京記	何海鳴（三二）
談鄭孝胥詩	陳彥士（三五）
序四幕劇『餘生』	柳雨生（三九）
編輯後記	編者（四〇）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出版

社長 朱 樸

主編 周 黎 庵

發行者 古 今 月 刊 社

通訊處 南京邀貴井時代晚報社
上海靜安寺路國民新聞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總經理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本刊月出一冊 零售每冊一元五角

廣告	後封	面	五	百	元
正封	裏頁	後封	裏頁	裏頁	裏頁
五百元	二百元	一百五十元	一百五十元	一百五十元	一百五十元

國民政府 登記證滬誌字第七六號
宣傳部 登記證滬誌字第七六號
公共租界 登記證C字第一〇一二號
警務處

嚴東樓軼事彙記

梁鴻志

王弁州『首輔傳』，謂嚴世蕃頗能習國家典故，暢曉時務，嵩既老，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其客，皆不稱旨，屬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益仗世蕃而心愛之，諸曹白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九卿臺諫至決日不得見，或使至暮而遣之。或有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云云。按世蕃以宰相之子，權傾天下，其智慧必不下人，分宜倚任過情，適足以殺其子而已。明崑山周絨吾御史元暉撰『涇林續記』，載世蕃事較『首輔傳』尤詳，茲錄如左：

世蕃善揣主意，精神壯健，能任繁劇，則若天縱之而俾逞其兇者，故老猶能道之。世宗好觀經史，每至夜分，或有未解者，親誦書於片紙，令內侍持示內閣，立等回話。一夕旨至，嵩與徐階等皆不曉其義，惶悚無措，嵩曰：無慮。即密寫前旨，令從門隙傳出，飛馬問嵩。嵩曰：是在某書第幾卷第幾頁上，其解云何，即飛遞回報，檢書視之，果然，如其解復命，上悅。夫史冊浩瀚，即諸學士猶未能悉記，嵩以蔭子乃能響應若斯，非明敏博覽而何能爾！且於我朝令甲典故，尤極熟語，凡各部院有疑難事請諸於嵩，嵩弗能臆斷，試以問嵩，即接昔證今，合於律例，凡所處分，人皆帖服。又世宗夜傳旨問某事當若何發落？調旨頗難。嵩會徐呂二老於直房細議，各令書一揭帖，云當何如，反覆參酌，終覺未妥，不敢遽臆。時漏下四鼓矣，嵩曰：姑徐徐，當呼小兒來共評定，庶不忤上意。傳命者始出，而內豎索報踵至，云上位立待，且嫌遲滯，有怒容。嵩猶豫不發，二公曰：茲事最

度再三，似亦妥當，即賢郎有高見，恐不能更越此，矧上命嚴迫，難以因循，嵩弗得已，乃錄上聞。須臾嵩至，示以前擬，嵩搖首曰：未妥，未妥。頃間內侍將揭帖回，硃筆塗抹，令再候來看。嵩因出己意調旨以進，上果依從，二公乃服。蓋世蕃善揣聖心喜怒，陽施陰設，罔弗中窺，凡得賄而欲升擢者，則覆本置於上所喜中，修隙而擠諸貶逐者，其本置於上所惡中。甚而誅戮忠良，亦用此術，激怒聖上，無俾脫者。以此嵩勢薰灼滔天，舉朝咸意聖明寵眷過隆，敢爾肆行，而非知世蕃轉移其間，即世廟英明，入其籠絡而弗覺也。若其交結內侍，密探消息，象囊囊者，錯其口舌，僅租述而已。真萬古奸雄之魁也哉。

世蕃公事交充如蟬集，飲食御女，日不暇給，然雖沈酣寢中，或父以緊要事見詢，呼之弗應，則用金盆滿貯滾湯，浸手挽其中，乘熱提脫圍其首三匝，稍冷更易，則醒然無復酒態，舉筆裁答，處置周悉，出人意外。故父亦懼服，凡有施行，俱不敢違，養成其惡，卒至誅夷，豈非天哉。

世蕃納賄，嵩未詳知，始置篋筒，既付庫藏，悉皆充物。世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圍及底，砌以紋石，運銀實其中，三晝夜始滿，外存者猶無算。將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貽也，亦當令一見。因遣奴邀嵩至，審邊爛然奪目，嵩見延委頗廣，已自愕然，復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對，嵩掩耳返走，口中囁囁言曰：多積者必厚亡，奇禍，奇禍！則嵩亦自知不免矣。此銀數後，車運至瀟河，載以十巨

艘，猶勿勝，後俱沒入官云。

『涇林續記』又言：世蕃於分宜藏銀，亦如京邸式，而深廣倍之，復積土高丈許，遍布椿木，市太湖石，壘壘成山，空處盡栽花木，毫無隙隙可乘，不啻萬萬而已。其心腹羅龍文，富亦敵國，一日閉居，聞者報有官僕投書，呼之入，兩人俱大帽緞衣，若承差狀，叩頭畢，跪階下不起，叩所自來，云有密語相聞，乞屏左右，令登堂問故，袖出一帖，書『通家侍生王端明頓首拜』，羅沈思素無相識，問爾主安在？云在門外舟中，欲躬造拜講心話，而避嫌弗敢至，敬拱候於彼，屈尊一降，重當面陳衷曲。羅初有難色，奈來人敦請再三，不得已，許之。令僮潛往覘其跡，歸報云，有大坐船泊河下，侍從整肅，官吏列侍，若兩院按臨狀，羅乃具服往拜，主出迎，衣麒麟服，繫花金帶，狀貌魁梧，禮度嫺雅。坐定，茶畢，羅曰：蒙公見招，必有所諭。答曰：王某奉主命奉屈，有事相混，舟現泊郊外，去此僅三里，晤後當自明耳。即命解維舉棹，羅業已至彼，不能脫身，強坐談笑，行一食許，寂無所觀，羅心竊疑，又詢舟所，對云不遠，復將十餘里，抵湖邊，遙望見一舟，指曰：此是矣，及至則旌旗蔽日，千戟森列，金鼓大震，號砲轟天，王掛羅過船。羅欲辭，又度勢不可已，強從之，登則綺筵肆設，優伶環侍，王舉酒屬客，器皆金玉，珍饈盈前，皆目所未觀者，舟旁列八槳，衆共舉棹，其去若駛，漸入大江，浩渺無際，羅驚悸，坐不安席，細叩其主何職，住何地，所言何事，答云無勞多問，至則自知。行良久，有快船來迎，戎裝佩劍，呼聲動地，不久復有××（原缺二字）者，計十餘艘，共翼大舟進發。薄暮抵岸，執炬提燈，列仗張蓋，百象前導，逸羅登輿，王隨其後，山路險仄，行復數里，忽有飛騎，口稱王旨云：暮夜相見，恐不成禮，令王將軍速客

宿別館，明晨奉請，語畢馳去。羅至館中，供帳甚盛，王鄭重而別，羅愈加疑猜，竟夕弗寐。黎明王來語羅曰：吾主雄據一隅，不臣中華，公相見宜稍謙抑，勿抗禮而觸其怒，羅唯唯。及至，視宮闈巍巍，儀從森嚴，宛若王者氣象，少須聞鐘鼓齊鳴，報王升殿。將軍先進報命，復傳宣羅入，夾陛列甲士，露刃操戈，環侍左右，遙見殿上絳衣大冠者南向坐，羅不得已行四拜禮，王令左右扶掖升殿，賜坐，曰：勞卿遠降荒陬，無以致敬奈何？羅遜謝，復徵問中朝事，羅權宜置對。頃之，左右報別殿宴客，王攜羅就坐，儀禮嚴肅，歡飲抵暮，遂歸原館，羅私詢侍者，王何姓？曰：姓劉。迎予者何官？曰：大將軍，如中國總兵。又問他事，悉謝弗知。

天曉，羅往謝別，王促膝相對，羅請問何事見招？王曰：某居此窮陬，糧餉缺乏，聞嚴相蓄積至富，託公作保，借銀百萬，散給軍士後，當如數奉酬，決不相負，幸勿推托。羅曰：嚴銀固多，公所須僅百一耳，何敢峻拒，第其銀悉存地窖中，餘存并在典者，止三十餘萬，數不滿百，且一時又弗能猝聚，奈何？若欲遂尊意，則發其藏可也！王詰銀藏何所，羅具對如前狀，又問發之之術，羅曰：用夫數百人，掘樹運石，挑土去椿，則銀見矣！第恐工程浩大，時日稽延，未免驚動有司巡捕，官兵或相抗衡，未能萬全耳！公請籌之，若其可行，僕歸告嚴公，敢少吝耶？王聞僂首沈吟曰：公姑返舍，當更有處分。仍令快船送羅至湖口而別，另覓舟返舍，家人驚喜詢狀，相對吐舌。此亦一大盜也，賴羅口辯得幸免耳。

後朝廷有旨命撫按抄沒嵩產，然皆籍其目前現在者進內，而山下所藏竟不及發。事平其孫曾因年遠人無知覺，竊起分用，迄今尚爲富室，甲於分宜也。

漫談蟬香館主人

徐一士

今歲值壬午，上溯六十年，前一壬午為清光緒八年。是歲為鄉試年分，本科舉人不乏後來有名人物。其最貴顯者為天津徐菊人（世昌），清末之太保大學士，民初之大總統也。嚴範孫（修）與徐同鄉同年，雖人爵之尊，不逮徐氏，而其人生平，實尤可稱。終身事蹟，以興學一端為最大；行誼節概，亦足資士林取範。彙會略有所紀，以勿勿屬草，資料未備，語焉不詳。頃見「古今」第二期載董君「記嚴範孫（修）先生」一文，可補余舊作所未及，表彰先正，蓋有同心。「古今」注意文獻，承來函徵稿，覺關於嚴氏者，尙多可談，因就近歲致力蒐集之資料，更草此篇，以誌當世，而供史家之要刪。粵香館者，嚴氏書齋名也。

嚴氏興學，始於督學貴州之時，民國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陳寶泉在追悼會報告之「嚴範孫先生事略」云：……「時當光緒戊戌之前，……首改南書院為經世學堂，聘黔儒雷玉峯主講席，並捐廉購滬楚書籍運黔，照原價發售，捐資墊付運費，貴州新學之萌芽自茲始。……楊兆麟君（字次典，貴州人，官編修）嘗為泉言：『經世學堂開課，適當學政駐省之時，範公每日按時到堂聽講，無少遲誤，雖學子無其勤也。』任滿奏請開經濟特科。」歸京以汪掌院學士徐桐，請假旋里，後即在津興學，由家塾擴充而為學校，致力地方教育。「事略」云：

宣講所均公所創設。至今雖略易名稱，而其制未廢。此外所創設者，為天津復範小學，天津師範，北洋師範，高等法政，女子師範學堂。造就師資，尤公所注意，居天津時，既推薦赴日習師範者二十人，任省政時，規畫每府除應設一中學外，並應設一師範學堂。去任後師範經費尙未籌集，更設法竭力贊助之。至各縣小學之興替，其權操之州縣長官，故對於州縣官獎誠分明，不少假藉。公居職時，各縣教育無不蒸蒸日上。斯時袁世凱之器公尤甚。泉嘗謂袁，袁曰：「吾治直隸之政策，曰練兵，曰興學，兵事自任之，學則聽嚴先生之所為，予供指揮而已。」先生曾薦泉與高步瀛君編纂「國民必讀」「民教相安」二書，以啓發國民之知識，印行十萬冊。此外先生復指導同人編輯教育雜誌，中小學教科書等，均盛行於全省焉。乙巳清廷設立學部，被任為學部侍郎，先生雖不欲就，政府敦促之始就道。臨行時聚泉等而言曰：「予此行身敗名裂，舉不可知，所可懼者，予所私立之各學校工廠，未知能保存否耳。（斯時公所私立之學校約五處，工廠兩處。）此後對於興學之事，予只能勉助開辦費，經常費多未確定，久則胡易為繼？」蓋先生興學，其唯一之熱誠，深恐功敗垂成，故不憚言之詳焉。」

其官學部，「事略」云：

「先生之入都也，同僚甚倚重之，然斯時多囿於官僚積習，欲其能直據胸臆，為清季教育界開一新紀元，未能也。蓋先生早見及之，故獨注意延攬人材，……以為國家培些許元氣。……其時學制已為奏定章程所限，不能大有更張，故多從實施入手。於京師設督學局，以統一都中教育；設圖書局，以編輯教科及參考各書；設京師圖書館，以搜羅古籍；京師分科

「清季負海內教育家之重望者，南曰張（謇），北曰嚴，此確論也。惟張為教育界之政治家，嚴則教育界之道德家。其所謂道德者，尤以家庭教育為最著，自律至嚴，門無雜賓，室無廢妾；其教子弟也，和平與嚴肅並用，子弟行事之軌於正者，雖重費不惜，否則必以詞色矯正之。……自家塾擴充為敬業中學，招生百餘人，後以傳學者衆，移其校於南開，即今日之南開學校也。至當日在家塾讀書者，雖人數無多，而成就甚偉。……先生於國民教育尤具熱心，當時天津有私塾而無學校，先生為聯合津中士紳，出資改組蒙養學塾為天津民立第一小學堂，……行之數月，成效甚著。於是官紳聞風興起，本邑下紳繼設民立第二小學堂，天津府凌公福彭天津縣唐公則稱約公出組織官立小學堂，草具規模，未備也。時直隸總督袁世凱素器公之所為，尤欲以天津學校為全省之模範，於是籌款撥地，任公之意為之，天津教育始為之一振。」

繼遂主直隸（今河北）全省教育。「事略」云：

「先生於天津之興學，成績既著，於是直隸學校司胡公景桂首薦公自代，先生初不肯應，胡公以最誠懇之情感之，始允；且言須赴日本考察後始就職。甲辰赴日本考察教育，……學校司者（後又改學務處），即……今日之教育廳也，特權力較大，在任一年，以興學為宗旨，……大學，以造就通材。提學使之制，本公所手定者。……先生入都辦事，其周詳審慎之態度，尤為人所難及。從政餘暇，則聘專家開講習會，督率部員聽講。今為時遠矣，同時僚友，有談及先生往事者，謂受先生之指揮，雖受苦而有餘甘云。清德宗逝世，攝政王當國，教育益不理，賴張文襄公（時為管學大臣）左右之，始勉強自安；逮文襄逝世，公確見天下事決無可為，遂謝病辭職。蓋先生之政界生涯，於此終矣。」

此為清季嚴氏自督學貴州暨在本籍辦學以迄服官學部殫心學務之梗概，教育家的嚴氏之重要史料也。

陳嵩若（中獄）曾借趙幼梅（元禮）同編嚴氏遺詩，更纂有「蟬香室別記」，述嚴氏軼事，甚有致。其可與上文所引「事略」參閱者，摘錄如下：

「公光緒甲午督黔學，嘗有剴切勸學示諭，後段曰：『本院五千里外，奉使而來，夙與爾諸生無一面之親，相知之雅，三年兩試，不得不親文章為進退，然私心所禱祝者，竊欲得樸雅之才，不願得浮華之士；校其文藝以規其所造，察其氣質以驗其所養，而課其言論以測其淺深，密訪其行誼以覈其真偽；文非一手不能數題而並工，學不十年不能當機而立應；澆薄戾傲者，名雖久著，亦黜之以儆效尤；敦篤誠實者，辭或未醇，亦進之以資矜式。優行之舉，選拔之試，亦恃此為棄取焉。勉矣夫！縱本院無真鑒，而鄉里有公評；縱人可欺，已不可誣也。』末申以五事：一勸經書成誦，二勸讀宋儒書，三勸讀史記漢書及文選，四勸行日記法，五勸戒食洋藥。（按洋藥謂鴉片也。嚴氏「蟬香室使黔日記」中，極以此項積習為憂。）

「公供職學部，……儼屬難鈔香之末，亦靡不假以辭色。趨衰冬日，蓋歷來堂官所未有。」

「公在學部，嘗手書應整頓事宜三則，告誠僚屬：①守時限也。日本入嘗言：欲知學堂管理之善不善，先觀其時限之準不準。由此例推，知非細故。本部員司，或來或否，或早或遲，頗有自由之習。研究之日如期而至者較多，餘日則參差齊，漫無節制。大率已午之間，門庭寂然，午前則譁呼並作矣。司務廳為本部門戶，總務司為各司領袖，此兩處事尤重要，而來遲者最衆。誠恐相習成風，日久愈難整頓，宜於新章發布之初，責成亦參殿定功過。②戒諛笑也。辦公非會客之所，亦非閒談之地，即有論議，不妨平心靜氣；若難坐諛，圍堂笑語，非惟體制不肅，亦恐擾及他人。每司俱設叫鐘，則指使僕役，自無庸聲威並作。③崇儉樸也。本部會通飭各學堂裁節冗費，欲踐其言，當自本部始。近日部用稍侈矣；涼棚不已，繼之以冰桶；冰桶不已，繼之以風扇；晏安之途愈闊，則動奮之機愈阻。即為衛生計，亦但取適用，不須美觀。他如桌椅箱厨，乃至筆墨紙等類，皆宜核實預算；日計不足，積少成多。」

「公於張文襄傾倒甚至。文襄歿日，公在鮑家街京寓，方與趙幼梅夜談，聞報，公感然動容曰：「此我朝有數人物，奈何死乎！」命駕急往，徹夜未歸。」

嚴氏與張之洞之相得，亦可徵焉。之洞「廣雅堂詩集」，嚴氏曾加手注，於詩中所用典故，注釋甚詳，淹博可觀，影印之「嚴範孫先生注廣雅堂詩集」是也。（其子習怡跋語，謂：「是集乃民國八九年先公家居時所撰，一稿一校，有增刪，未嘗比，世以此集在持節示高文。民國七年，更僱范壽生孫子文諸君為美滿之選。……六十歲後，時制古今體詩，聯合同志，主持城南詩社。斯時尤留意國學，組織存社及崇化學會，廷章式之先生及諸名宿主講，蓋鑒於國學日替，姑為補偏救弊之謀，與當年之提倡新學，其用心正無以異。……卒後近者哀傷，遠者驚歎，門人私謚為靜遠先生云。」

晚年事蹟，大致如是，惟謂袁世凱免職時，嚴「獨」送行，稍有未符，當時車站送別者，實尚有寶熙楊度劉若曾等也。「煙香館別記」云：「近人陳藻青『新語林』載：『項城放歸彰德，親故無敢送者，獨嚴範孫楊哲子便衣送至車驛。袁曰：『二君厚愛，我良感，願流言方輿，我且被禍，盍去休。』嚴曰：『聚久別速，豈忍無言？』楊曰：『別自有說，禍不足懼。』」予嘗親詢公，知當時相送者，尚有劉仲魯寶沈蘆，所言未及朝政，即楊哲子亦未為允論也。」又關於保留世凱之奏，「別記」云：「宣統御極，項城罷職，公專疏密保其仍留外務部尚書任，疏上留中，公日記中亦未載疏稿。劉芸生挽公詩有曰：『朝焚諫草欲回天。』蓋實錄。然公答予詩，因項城事有句曰：『本為衰朝惜異才。』可喻其指矣。」按此所云答詩，係乙丑（民國十四年）作，凡絕句四首，其二云：「本為衰朝惜異才，幾番錯認事同哀。拾遺供奉吾何敢，幸未人呼褚彥回。（來詩有杜陵救房瑄太白識汾陽之句。）」其指誠堪共喻也。（其三云：「秀才學究兩無成，技類屠龍況未精。庠序幸莘人豈說，吾心功罪未分明。」與學造士，憂情翕然欽重，而此詩自視欲然若斯，就就之意亦可見。）

「事略」言其少年時代云：「十四歲入邑庠，有神童之目。性至孝，父喪三年不入內寢。」其遊庠為夏同善督學順天所得士，旋食備，按其會

聞仙，高丈微以詳於典故略於本事為言，先公亦深鑒之，第以時過境遷，搜采事實，頗非易易，藏之篋衍，尙待增補，固未為定稿也。習怡深懼先公手澤之溘沒，……乃先將手稿付之影印，蓋即以此作草本，並代寫官也。」

其在民國，「事略」云：

「國變後，雖往來南北，未嘗忘情國事，而出處之界則甚嚴。有章式之贈先生詩云：「八表同昏炳一燈，身肩北學老猶能。垂簾寶卜披裘釣，不數君平與子陵。」先生頗愛玩之，是可以見其志矣。……所最難處者，時袁世凱被選為大總統，而與先生有特殊之知遇也。（袁被免職時，先生獨與之送行，又傳有保留袁之奏摺，惜未見。）袁於清季組閣，即荐先生為度支大臣，先生以非所素習辭之。民國以來，關於國務員之網羅，或見諸明文，或暗中推挽，蓋無役不與，然先生一以淡然處之，不稍為動，惟關於故人交誼，於其子弟之教育，頗為盡力，藉以報袁之知遇焉。先生對於民國建國之意見，欲使孫黃袁梁四派，互相握手，以同策中國政治之進，於民國元二年間，頗有所致力。既見事不可為，乃漫遊歐洲，及歸國而袁政府之專橫益不可制矣。先生自此遇事稍晦，惟於帝制發動之初，爭之甚力，有云：「若行茲事，則信誓為妄語，節義為虛言，公雖欲為之，而各派人士，恐相率解體矣。」連西南起義，袁頗自危，公首勸其撤去帝號。袁逝世，公會建議於政府當局，請整頓內外金融。彼時財政紊亂，政綱不舉，竟未見之實行；公亦自是專心教育事業，不甚談國事矣。此後數年間，天津私立第一小學，南開學校，進步皆絕速，（南開學校，除中學外，更增設分科大學及女子中學，學生逾數千人。）則公之精力之所注可知矣。

試錄卷所載，係前學部所擬，非原稿（原稿）。

壬午捷報試，出同考官程慶房，正考官為徐桐，畢道選、烏拉喜崇阿、孫家鼐副之。「別記」云：「光緒壬午，公應順天鄉試，同考官程午坡、先生獲得公二場經藝卷，歎為典核華瞻。頭場首題為『子曰雍之言然』，公以偃陪作起講，程初閱未薦，至是覆閱，知非恆流手筆，即為補薦。正考官徐蔭軒擊節欣賞，與副考官烏達峯畢公東河孫公燮臣三人傳觀，已定首選矣；嗣以二場禮記題『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公誤將兩霜二字顛倒，羣相惋惜，乃改為副榜第一。孫公以貝卷二場無佳者，竭力德惠，宜仍列正榜，惟名次當稍抑之，畢公亦以為然，遂定為第一百九十一名。」蓋緣經文特佳獲售，而當時會有波折也。（順天鄉試，順直生員列為貝字號，故曰貝卷。）翌年癸未捷會試，中第三名，出同考官尹琳基房，徐桐又充正考官，瑞聯、張之萬、貴恆副之。覆試二等第七十一名，殿試二甲第十一名，朝考一等第十名，遂入翰林。徐氏迭主摺會（朝考亦在閱卷大臣之列），與嚴氏師生之誼甚深，後雖以守舊派之立場擯嚴，而嚴猶篤念師門。「事略」云：「座師徐桐惡其所為，盡撤去其翰林院職務，遂請假回籍；然戊戌之變，亦未與其禍，公自輓詩所謂『幾番失馬翻僥倖』者，此其一事也。」「別記」云：「光緒乙未，公奏開經濟特科，實戊戌變政先聲，然公亦以此失歡於座師徐蔭軒相國。公貽報甫還，徐榜於司開室曰：『嚴修非吾門生，嗣後來見，不得入報。』然公於徐仍執弟子禮甚恭。後徐死庚子之難，客有述前事者，公法然曰：『吾師仁人，為人誤耳。』」已酉（宣統元年）嚴氏有「五十述懷」詩云：「世變滄桑又幾經，十年風景話新亭。鼎湖影斷朝霞闕（兩宮大喪，尙未奉安），劍閣

聲殘雨夜鈴。(距辛北回變未滿十年。)大地山河幾破碎，中興將相獨凋零。河清人壽嗟何及，但祝神翁睡早醒。」「最堪思慕最堪傷，師最恩深友最良。(李文忠師徐東海師張豐潤師貴陽樵師，陳君奉周陶君仲銘王君寅皆，均物於近十年。)築室至今暫木賜，(四師之喪，余適家居，均未會葬。)銘碑何日託中郎？(余欲撰亡友諸人事略，乞當代君子銘諱，以不違於辭，至今未果。)秋陽江漢風千古，華屋山邱淚幾行。逝者全歸復何恨，曠余百感對茫茫。」「兩度瀟山采藥歸，漁竿初志竟乖違。(余癸巳舊句云：「有約環瀟縱遊後，萬花深處一漁竿。」今乃自倍其言。)不慚高位騰官訪，可有徵長適事機？推轂徒貽知己累，濫竿敢恃賞音稀？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前愧昨非。」「惡風捲海浪橫流，奏越相攜共一舟。何屑升沈談寵辱，莫緣同異定恩仇。隨波每怵趨庭訓，(先君有句云：「落紅無力恨隨波。」蓋喻嘗也。)補漏彌懷忝祖憂。(先本生王考歿時，余年十三，病中召余榻前，訓之曰：「若兄誠篤，吾無憂；若侏薄，可憂也。古句云：「馬行棧道收纏晚，船到江心補漏遲。」小子慎之！」今三十八年矣，言猶在耳，每一追誦，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五夜捫心呼負負，君親恩重幾時酬？」襟期亦可略觀；第二首見對師友之風誼焉。徐東海師，即指徐桐也。張豐潤師，謂張佩綸。「別記」云：「公嘗應學海堂月課，豐潤張幼樵時為山長，批公卷曰：『五藝再求典實，可借書更作之，幸勿以微逐之故荒其本業也。』公如命更作，並屬為人誦此批，謂：『後日幸獲寸進，微名師督責之力不及此。』」又云：「有好事者戲為聯到強幼樵，有「北洋賢所，南海冤魂」之語。某孝廉錄入日記，公見之，

非尋常瑣瑣句者之可幾也。」於嚴氏之詩，均道得著。嚴氏雖不以詩鳴，而其詩亦自可傳耳。

「別記」云：「公於丁卯親擬家訓八則：①全家均習早起，②婦女宜少應酬，③夜不出門，④消遣之事宜分損益，⑤少年人宜注重禮節，⑥少年人宜振刷精神，⑦勿妄用錢，⑧周恤親友。又云：「公論禮，謂宜斟酌古今；鑒於近世喪禮多悖古制，因親擬八則，以詔子孫：①人死登報紙告喪，不必致訃。②孝子不必作哀啓；如作哀啓，但述病狀。③不奉經，不樹幡竿，不糊冥器，不焚紙錢。④樂但用鼓。⑤首七日辰刻發引，即日安葬。⑥發引前一日開巾。⑦開巾款客，不設酒，不茹葷。⑧通知親友，不受一切依物；如以詩文聯語相贈者，可書於素紙。」又云：「公歿於己巳二月初五日(按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也)，先是，正月間，城南同社以公年七十，方謀徵詩為壽，公乃作避壽辭曰：『壽言之體，有文無實。言苦者藥，言甘者疾。使人諛我，人我兩失。便活百年，不作生日。』其時公已病矣。正月二十一日，病小差，復預作自挽詩。同社咸以為戲言，不圖遂成詩讖也。」均足資研究嚴氏者之參鏡。(其自挽詩云：「小時無意逢詹尹，斷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難便老，誰知白髮急催人？幾番失馬翻鴛伴，(戊戌失歡掌院，免於黨人之禍。庚子避地未成，免於流離之禍。辛亥棄壘，約已立矣，因彼方中悔，反獲保全。)廿載懸車得證論。從此長辭復何恨，九泉相待幾交親！」)

「事略」述事竟，系之以論曰：「先生為人，外寬厚而內精明。事變之來，往往觸於機先，故數當危疑之局，而未與於難。自治嚴遇人則厚；居官時京外饋遺，一概謝絕，而

請設經濟特科之奏，係上於丁酉(光緒二十三年)九月，時尚在貴州學政任也。其「蔡香館使對日記」，是月二十四日有「是日拜發條陳設科摺」之語，即謂此。(世或以其請開特科而傳為倡廢科舉，係出誤會。嚴氏此摺旨在注重提倡科學，並非倡廢科舉。)慈禧回鑾後，雖重采前議，有經濟特科之試，則事類莊點，世不甚重視之矣。嚴氏卒後，其子智怡曾擬將摺稿影印，以貽親友，會智怡卒，未果行。(「使對日記」為嚴氏督學貴州時所記，始於由京出發，訖於解任回抵京師。其在黔覽才課士暨體郵寒賤諸端，可於此得其大凡。)

嚴氏自乙巳(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拜學部侍郎之命，至庚戌(宣統二年)二月辭職得請，以後未再服官。乙丑(民國十四年)有「過教育部門車馬塞途感賦」詩云：「祇道門前雀可羅，依然敲擊復肩摩。紛紛朝局浮雲幻，沈滯郎曹舊雨多。九食三旬官俸祿，十寒一暴士絃歌。街頭賣餅師應記，又見高軒換幾何。(共和初元，袁樹五嘗謂人云：「學部教育部尚侍承參總次長司長參食，十年以來，殆百數十易，惟門外賣湯麵饅者，尙是舊人。」今又隔十餘年矣，個中人又不止百數十易，而賣湯麵饅人故當如舊也。)想見情致。

王仁安(守恂)序其詩有云：「一日與範孫開談，範孫笑而問曰：『今人尙新體詩，曾見有工新體者，謂我詩頗與新體近之，是何說也？』守恂笑而答之：『此無他，公之詩，情真理直，不牽強，不假借，不模糊，不塗飾，如道家常，質地光明，精神爽朗，能造此境，又何新舊之殊與古今之異？』相與一笑而罷。」又趙幼梅序謂：「先生之詩，不多作，亦不向家派，而天機發露，純任自然，遠來數語之評，能道其不盡。」

親故之婚喪慶弔，應之惟恐不豐也。交遊遍海內外，至其門者無不獲至如歸之樂，且皆仰為中國教育家焉。其處事之法，細密而精嚴，每舉一事，規模務取其小，及擴而充之，使至於不可限量。國變後，純用間接法以促事業之進步，自居於贊助地位而已，亦時勢使之然也。然於社會之教育實業自治公益等事，無論出於何人，必贊助之，不遺餘力，絕非若前清遺老之流，以苟簡自安者可比。又，慈善事業，尤先生家傳之美風，平時親友之賴以舉火者多矣。庚子一役，全活尤衆，至今路人稱之。近年天津屢驚戰禍，公集合邑中同志，出任維持，地方得免於難，以人望之歸也。公之著述，有嚴氏教女法、歐遊圖、張文襄公詩集注、詩集、日記等書。詩文不自檢束，散見者雖多，既未暇編訂，先生復謙挹不欲刊行。然先生之自律，以實不以文，竊願觀先生者，應注意其平生事業及實踐道德，無徒以文字間求之也。」

尤可規嚴氏之為人矣。(其著作已有印本者，為使對日記、廣雅堂詩注、教女歌、歐遊圖、手札。開有自訂年譜，尙未印行也。)天津大公報有「悼嚴範孫先生」(民國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社評)云：「……以興學為務，……華路藍縷，儉淡經營，……數十年前嚴氏提倡之誠，赴義之勇，飲水思源，有令人不能不肅然起敬者。民國成立以還，……袁世凱炙手可熱之時，北洋舊部猶大皆仙，獨嚴以半師半友之資格，皎然自持，屢徵不起，且從不為袁氏薦一人，以袁之舉維陰鷲，好用威嚇利誘，侮弄天下士，獨對嚴氏始終敬禮，雖不為用，不以為忤。……公私分明，貞不違俗，所謂東身自愛抱道殉義者，庶幾近之。繼袁當國者，如黎馮，如徐段，如曹張，或與有舊，或慕其名，皆欲羅致之，而卒不能，

其處身立世之有始有終，更可見矣。然以此認爲嚴氏以遺老自居，則又不然，蓋從未聞其以遺老招牌有所希冀也。就天津論，以嚴氏資望，儘可操縱地方政治，干預公務，乃嚴氏平居除教育及慈善事業外，惟以詩文自娛，從不奔走公門，一若官僚政客劣紳土豪之所爲。門生故舊，多主學務，亦儘可朋黨比周，把持教育，乃從未嘗有私的組織，受人指摘。以天津人事之複雜，派別之紛歧，入主出奴，甲是乙非，乃獨對嚴氏，無論知與不知，未聞有間言，非所謂衆望允孚者歟？迹其矜介自持之處，固有類於獨善其身者流，非今日所宜有，然就過去人物言之，嚴氏之持躬處世，殆不愧爲舊世紀一代完人，而在功利主義橫行中國之時，若嚴氏者，實不失爲一魯靈光，足以風示末俗。嚴氏其足爲舊世紀人物之最後模型乎。在吾人理想的新人物未曾出現以前，對此老成典型，自不能無戀戀之私，有心世道者，或將與吾人抱同感歎！

所論多中肯，惟嚴氏以年輩論，固可爲舊世紀人物之典型，而平日主張新舊學並重，於新的方面，並不落伍，殆未可專指爲舊世紀人物也。

古今半月刊 特稿 自反錄 周佛海

第九期 (十月十六日出版)

這篇自反錄，請讀者一切朋友勿信，所謂出去，是出第一監獄去，當時全面抗戰之局已定，各派團結聲浪正高，雖爲托派的陳獨秀，自然也不好意思讓他在第一監獄吃炸彈。九月中旬他到了漢口，來信問自傳稿收到否，宇宙風能繼續出版否？到得漢口以後，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在抗戰文章上了，自傳已無心思續寫，我呢，雖然要的是自傳，但也不能強人所難，更不是不知道緩急輕重，況且在烽火漫天之際，宇宙風這刊物能否支持得下去，唯天知道。不過每次去信，總還帶一句勸他有暇甚至撥冗續寫的話。我不知怎樣，總覺得實庵自傳有趁早完成之必要。

廿七年秋獨秀先生去了四川，我則於是年冬離港返滬，此後就音信無通，自然再提不到自傳一事。去年我再到香港，曾聽到一個陳獨秀已抵香港的謠傳，東探西聽，無從證實，香港地方可說不小，自然踏破了皮鞋也無覓處。末了想說一句的，是獨秀先生寫文章的態度。廿六年十一月三日他自武昌寄來一信，答復我的逼稿：

關於『實庵自傳』 亢 德
靜庵君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刊古今四期)上說到陳獨秀先生的自傳，認爲這部自傳之未能完成是一大憾事。這使我記起了當時向陳先生要此自傳的經過來。

使我得到獨秀先生自傳的是汪孟鄒先生。他爲我寫信到南京去作先容。獨秀先生那時候還關在南京監獄里，給我的第一封信就自監獄寄出，每張信紙上都蓋有『江蘇第一監獄第二科發受書信查訖』的藍色印章。信的內容值得一抄：

(上略)許多朋友督促我寫自傳也久矣，祇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動手。前次尊函命寫自傳之一章，擬擇其一節以應命，今尊函希望多寫一點，到五四運動止，則範圍擴大矣，今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從起首至五四前後，內容能够出版爲止，先生以爲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內容有無窒礙，究竟能寫至何時，能有若干字，此時尙難確定。(下略)

這封信寫於七月八日。到七月卅日，他來信通知我『第一章擬爲『沒有父親的孩子』，第二章擬爲『由選舉妖孽到康梁派』。信上沒有提到第三章以次擬爲什麼，大概是當時沒有擬到，誰知結果只有發表了這兩章，好似預先知道了似的，也有點奇怪。八月中旬他的兩章自傳就在砲火連天中寄到了上海。

八月廿二他又來一封信，除開兩章自傳中有二處增改之處及『考卷』應改爲『試卷』外，還告訴我『日內即可寄去』，並謂『此則小報』
(上略)日來忙于演講及各新出雜誌之徵文，各處演講又不能不自行寫定，自傳萬不能即時續寫，乞諒之。雜誌登載長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須每期連載，自傳偶有間斷，不但現在勢必如此，即將來亦不能免。佛蘭克林自傳，即分三個時期，隔多年始完成者，況弟之自傳，即完成，最近的將來，亦未必能全部發表，至多只能寫至北伐以前也。弟對於自傳，在取材，結構，及行文，都十分慎重爲之，不願草率從事，萬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從容爲之，能在史料上文學上成爲稍稍有價值之著作。世人粗製濫造，往往日得數千言，弟不能亦不願也。普通賣文餬口者，無論興之所至與否，必須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觀，望先生萬萬勿以此辦法責弟寫自傳，倘必如此，弟只有擱筆不寫，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顧作者之興趣，此市上壞書之所以充斥，可爲長嘆者也！率陳乞恕。

(八一三五周年記于上海)

威權誌 威權誌 威權誌

復刊第一號 (第九卷 第六期)
古史及古史研究者
一月風雨
兩大一羅斯托夫觀戰記
戰紀一潘水艇縱橫記
高加索風土誌
方言劇與方言文學
現代科一武裝的魚類
毒之話
中語話異
學五篇一死人替活人的忙
超顯微鏡
憶南京
秋蟲
宇宙之微·蒼蠅之大

要目 (定價：每期五元)
長街陋巷
滄桑
玻璃燈(獨幕喜劇)
海南西瓜(報告文學)
鬼
連載八月
漫談話劇配音
翻譯
長篇
我的性愛生活
本期增闢「讀者之頁」一欄

雜誌社發行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記章太炎及其軼事

周黎庵

一代文章大師餘杭章氏之歸道山，於今恰為六年，余以民國廿五年之秋，索居吳會，猶得一面，喬木摧枯，絕學失傳，天下後學，未克聆其賢效者，不知萬幾，余尙得榮與縱談半小時，實為平生幸事。樸之社長，屢命為文記其事，猶憶昔日好舞弄筆墨，曾為文刊『論語』『談風』等刊物。天下記章氏之經術文章者多矣，余何人斯，豈能管窺蠡測，爰僅記其瑰意琦行，未敢及其學術隻字。斯亦自掩其陋，非有所掛漏也。

民國廿六年夏，林語堂先生返自天目山，川人海戈亦來海上，余方擬去蘇。語堂時為天下月刊遂譯清人沈三白浮生六記，頗思一訪三白芸娘夫婦遺跡。三白，蘇人也，遂訂秋日來蘇之約。何期遺跡未見，却得一訪此末代大師，亡羊補牢，頗有收之桑榆之快。今語堂遠居異國，海戈亦走故鄉，不見者五易春秋矣，濡筆至此，誠不勝海天故人之思。

海戈張姓，貌不甚揚，而風流自喜，惜平生多坎坷之遇，依人作嫁，浪跡南北，曾與余合編談風半月刊，兼在論語人間世撰文，頗著文名，尤工詩詞，好戲謔，曾以吳門訪章事作打油詩一律刊立報副刊『言林』，今竟得民國廿六年六月廿六日舊報，錄之如下：

思章太炎

海戈

橫飛，殊不容同座者有從容置喙之餘地也。

余撰有『半小時訪章記』，刊『論語半月刊』七十八期，年代湮久，觀者至罕，殊摘錄其正文如左：

因為要訪一位古人的遺跡，在蘇州深巷小街中迂迴了一上半天，結果是毫無所得，一行三人，大有入得寶山，竟是空手而回的神情。蘇州的房子多是中國式的，有時不順眼的見了幾所洋房，不免感到奇怪，在蘇州建洋房的，不外乎幾種：政府機關、洋人學校和大小軍閥政客的別墅；此外私人第宅，却都富於保守性的。

玄妙觀前王廢基龐大的廢址，自從北伐成功以來，已劃作三個機關，公共體育場、市公園和縣立圖書館，這三個機關之外，近年來又聳立一所洋房——水泥鋼骨的洋房，和幾進國式的新屋——石灰磚牆的國房，我們從錦帆路出來，恰到大門面前，門前懸着兩塊木牌，靠洋房那邊的是：『制言半月刊』。國房那邊的是：『章氏國學講學會』。

我讀過『制言半月刊』的創刊號宣言說：『余自民國二十一年返自舊都，知當世無可為，講學吳中三年矣。』而且也略有所聞，國府會撥過一筆什麼款子去給章營造菟裘之地，便知道這所洋房的主人是誰。靈機一轉，向同行的兩位提議：『我們既專誠的訪不着什麼，何妨改該訪一訪章呢？』言下大家贊成，乃肅衣冠投刺而入，那門子到底是章的，恭而有禮，並不留難，說：『章先生在吃飯，請你們候一候吧！』

我們投刺的地方是章的住宅，水泥鋼骨的洋房，對面幾進國房才是『章氏國學講習會』。那邊，離開開講的時候已是不遠，生徒雲集，大衫長褂，雍雍穆穆，大有洙泗氣象，書本大都是爾雅公羊尚書這一類，

為尋三白芸娘墓，得識文章末代師。

念念廖平猶有憾，吟吟博士本無知。

大頭袋里藏書博，拭鼻聲中攝影遲。

周×當前難應對，退而寫出『半時思』。

註：去秋與有不為齋周×二君游蘇，立意尋三白墓不得，歸途中，經章氏國學講習所，入而訪之，有不為齋化名商人，周君作臨時小職員，我乃自蜀中特來督謁者。所以如此，示拜訪之誠，兼可免言語之衝突也。又懼初見格格不入，我忽憶及吾川廖平子亦有清末經學大師之譽，而與章氏背道以馳，遂從廖氏引起，大談經學哲學。所謂商人也者，亦以孔孟之道康梁之學近人某博士之書，反覆問難。大家公然滔滔半小時之久，惜言之過雜，我未能概記。但周君竟於『論語』某期發表『半小時訪章記』，文長數千字，亦意料所不及。蓋此君當章氏初出時，聆其餘杭口音，瞭然皇然，有如孔二先生入公門之概。章氏頭甚大，有鼻疾，時時以白布拭拂，有不為齋為之攝影時，殊感光線不易布置，後欲為製版載『論語』，亦以底片模糊作罷。

註：中化名為商人及小職員云云，均係海戈誤記，實則余與海戈化名為中學教師，語堂則為研究國學者，章氏口音可辨者僅十之六七，當時口味

線裝木版的居多，只有一本爾雅是商務版洋裝的，略嫌美中不足些；壁上還掛着學生的作業成績，大概是準備給人參觀的，但我們沒有仔細欣賞，因為有人來領我們到洋房那邊一間辦公室去了。

室內的陳設很簡單，想來不是章的書齋，壁上掛着二張照片，一張是熊成基烈士遺像，另一張是段合肥在滬七秩大慶圖，圖中有杜月笙等名人。室中除兩張辦公桌之外，另有一張小方桌，恰合四個人圍在一起談話的，我們三人坐在下面，虛了上位等章出來。

我們在桌上，先開小方桌會議，討論應該怎樣和章接談，我提議：『我們大家裝出風雅持重些，說話要留心，不要給他看不起。』另一位很以為然，他更進一步說：『我們說話非但要當心，最好不要涉及三代以下的東西，大家且來搜括一下肚腸。』那時桌子上放着幾本隨手帶來的小說，似乎不好意思給章經眼，連忙用一本『蘇州指南』之類來遮了，這才扣起領鈕正襟危坐起來。坐在椅上疑神疑鬼，聽見步履聲，以為章來了，連忙起來致敬，不料却是僕人給我們倒茶，問章先生，回答是飯不會用好，那時我正在想論語上有一句『割不正不食』的話，不知章亦是否因此而對他的廚子發脾氣否？

來了，年紀輕輕的，望之不如章，就之更不知所畏。他姓陳，照例拱讓，拱手，他告訴章年紀大了，見不得客，因為多談便要喘氣。總之，他言下頗有拒見的意思。我們三人中有一位『蜀人』却有本領，他早知這頑意兒，他且不涉及及章之背見與否，先和陳談起章的相與一千人來，什麼黃季剛咧，錢玄同咧，華國雜誌咧，以表示我們肚子裏有些貨色，不是來跟章胡纏的。在陳心目中，我們是有資格够得上見章了，我乘

機說：「我們專誠遠來，特爲一瞻章先生風采顏色，即使能够給我們五分鐘時間也够了。」於是他才起身入內。

我們眼巴巴望他的去路，希望從那條路走出一個章來，却不防章奇兵突出，他步履端詳，氣息全無的從後門踱進來，要不是有一位眼快，我們準得失儀。於是大家起身，行一下敬禮，章的身子本來已經有了十五度，再略加幾度，便算賓主揖讓過了。他穿着一件藍色緞子棉袍，加上一件玄色大花對襟半臂，腦袋大得驚人，估量裏面不知藏了多少「國故」。

跟着有僕人替他來一聽烟，點上一枝給他。我以爲是他著名慣抽的「茄力克」，不，却是「大長城」，那僕人點上火，立刻退出門外；章忽像失去一件什麼似的，大聲操着餘杭大衆語叫他回來，聲燥而厲，跟着隨在後面的陳，恐怕我們太難堪，親自出去分咐幾句，跟着那僕人端着一只白瓷痰盂進來，放在他足跟前，他把烟灰一彈，才回過頭來和我們接談。我知道章是個痰盂的愛好者，他與我有同癖，你猜想章那時的姿勢是多麼安適，我想痰盂至少和他的學問有些兒關係。

章的國語太壞，簡直不能操，於是亦可見他個性的強烈。他老實問我們姓名職業，我告訴他兩個是中學國文教員，一個是在家裏治治國學的；他似乎感到興趣，知道不是一般毛頭小子來跟他胡纏的，但是談鋒還不會湊上。

我們那位「蜀人」，似乎不大懂禮，他直率的問章的年齡，我想糟了，一定要在章面前失儀；但章却滿不在乎的：

「六十八。」

的手法拿那「枝」，趁這個機會我發問：

「先生對於胡適之怎樣？」

「哈哈」，他笑了起來。「哲學，胡適之也配談麼？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在章的眼中，自覺似下似乎不屑多談的意思，他對於胡適之的批評，在制言半月刊宣言中說過：「其間有說老莊理墨辨者，大抵口耳剽竊，不得其本，蓋昔人之治諸子，皆先明羣經史傳，而後爲之，今即異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耶？」他又這樣的說一遍。

有一位問起辜鴻銘。

「湯生，英文，他好，國學他根本不……」

他談起哲學，裏面也用兩個新名詞，「具體化」和「抽象化」，照他的意思，以爲恐怕我們聽不懂他的理論，才破格用這兩個「化」詞，多少是含有輕視成分在裏面。一會兒談起尊孔：

「孔子，尊尊也不妨，他的東西，關於做人方面——就是實際方面，絕是不錯的。譬如，舉一個例，「孝悌忠信」，這個，這個有人能改嗎？但是，封建，封建的不好，要不得，但這也是時代，時代的關係……」

我們四個人——連章在內，不約而同的說出一句：

「聖之時者也。」

說完這句話，他有些氣喘了。傍邊待坐的陳，已經向我示過三次「意」，我們原是答應談五分鐘的，現在居然破例抽完三枝煙，總該告辭吧。

聲音是顫巍巍的，「六十八」是給年青人一種示威，聽了不能不悚然起敬的意思。「蜀人」又問：

「老先生到過四川嗎？」

「到過。民國十……十三年……沒有到成都……那時軍閥混戰……數起來，十幾年了。」他摸摸腦袋說的。

「那個時候，廖平也在四川囉？」

「廖平」，這是對章下一顆炸彈，突然把章興奮起來，他一定想：「你們居然也知道廖平的。」他的態度，頓時回復當年戰士的姿態，談鋒立刻銳利起來：

「廖平，是的，他那時也在成都……不錯……我想起來了，康有爲……這哲學，他著了一本書……還沒有出版……他忽然寫一封長信給廖平……要把廖平的一本書，毀版——把版子劈了。後來康的書出版了，原來康就是鈔廖平的。你想康……康的心狠不狠。竟然要把廖平的版劈，劈了——毀屍滅跡。」

其實這件事我們是毫無所知道的，但是却約而同的應一聲：「原來如此。」

我們應對的功夫，已被章認爲登堂入室，可與以接談之流了，於是他的談鋒更健：

「康梁，康，這不必談。梁，梁後來變了節，他，他佛學倒不壞，但是究竟改節的……」

一枝「大長城」已燒完，他抽煙的手段不大高明，或許是于思于思的關係，煙尾含得濕濕的；他滿不在乎的向度五一端，伸出一隻圓錐

那天光線極好，我們要求章拍一張照，章略一躊躇，也就答應了。坐在一張柚木寫字椅上照了一張。他送到房門，拱一拱腰進去了。到了洋房外面，已是一點三十分，對面國房的章氏國學講習會，已是放歌洋洋盈耳了。

我們很欣幸，能够見一見章，他有骨氣，他肯自重，說話不吞吞吐吐，要罵就罵，毫不客氣。康梁辜廖已作古人，章亦垂垂老去，以後要再在這古國內見這樣的人物，恐怕不大會有吧？

章氏軼事，流傳於世者至多，如以大勳章作扇墜，總統府叫罵等，皆膾炙人口，余在蘇州，識一余君，爲章夫人湯國黎女士之內姪，曾爲余述章氏軼事數則，多世人之所未知者，亦足爲談此一代大師者之資料，因披拾存之：

嫁女 章有二女，年齡相去甚遠，長者在北京，章送女往嫁，嫁日不動聲色，用藍布包袱包衣數件，令婿用黃包車二輛送歸。人或責之，章謂遵牛車送親古禮。後女以鬱鬱自縊死，章有悼篇，傳誦一時。女之死甚冤，蓋夜半自縊時，其妹同室，見姊自縊，乃爲解下，竟不告家人而先睡，至二次再縊，遂無能爲力矣。

拒吳擊張 吳敬恆張溥泉（繼）兩先生皆爲章氏摯友，十七年後章即作北山移文，宣告交絕。吳張知其傲慢，親往其家請解，吳老丈往，章氏擲刺拒見；溥泉先生則遞入其室，章氏適持杖，一見張即擲杖擊之，張抱頭而逃，始終不獲交一語。

治學精神 章氏晚年，患鼻疾甚劇，時發時愈，京粵講學之行，均以此作罷，其致疾之由，皆努力於學術之故。章氏居處有一大室，四

壁琳瑯皆是書籍，除窗戶外，一無隙地，即窗戶之上下亦設書架。室中除書外，了無陳設，中置一床，即為章氏獨睡之處。每中夜睡醒，忽憶及某書某事，即起床詣書架翻閱之，往往自中宵達旦，雖在嚴冬，亦不知加衣。翌晨其僕役進室洒掃，見章持卷呆立，形如木鷄，必驚呼：「老爺，你沒有着衣呢！」章始驚醒，則必患重傷風，傷風必患鼻疾，其家人雖欲禁之，不可能也。章氏治學精神，可見一斑。吾知其於持卷呆立，形如木鷄之時，心神領會，此種精神，真吾輩之萬分景仰者，惜天不假年，惜哉！

煙癮 章氏煙量之宏，一時無兩，雖演說講學，口未嘗停抽（按：紙煙也）。初所抽煙甚名貴，後期不能辨別，其友人李印泉（根源）先生屢以大長城餽之。然章氏抽煙並不高明，以于思于思之故，煙尾皆濕，未及三之二，即行棄去，余親見其如此云。

不識途 章氏晚年居上海時，嘗自行出門外購煙，離家五六十步，便不識歸途，又不憶門牌，只得沿途問人，其問路之詞甚幽默，為「我的家在那裏？」六字，聞者莫不目為瘋子。又章氏某次由南京返滬，其家人誤記班次，章氏遂一人下車，不知如何僱一馬車，車夫問其到何處，章答以到「我的家裏」，車夫無辦法，只得在市內兜圈子。其家人接章不着，焦急萬分，派二十餘人在市內尋找，卒在大世界畔碰到，蓋兜圈子已半天矣。晚年章氏行動，即室內亦有侍役追隨，不然，即累其夫人麻煩云。

飲食 章氏晚年，舌已不能辨味，出外酢醜，必攜其內姪為陪。其

談岑春煊

岑春煊的確可以說是清末的一個英雄，在清季疆臣中嶄然露頭角。少時與瑞澂勞子喬有京師三少之稱。春煊本為貴公子，行為頗具豪風。湯用彬「新談往」記其事云：春煊少耽馳，自負門第才望，不可一世，黃金結客，車馬盈門，宴如也。以宴游之暇識（何）威鳳，間接識（張）鳴岐。鳴岐後來事業，俱發軔于此，而世人不知也。

戊戌變法，春煊蒙光緒帝賞識，以裁缺太僕寺少卿出為廣東藩司。庚子事起，岑正在甘肅藩司任內，率師勤王，護駕西行，遂以是遷西后特賞，遷任封疆。據說這時春煊頗有助光緒帝收回政權之意，有人以孝治及利害之說動之，於是不敢發動，而益自結於太后焉。丙午之冬，朝命調岑督滇，未赴任又調川督。這時奕劻當國，而岑之密友翟子玖（鴻禧）亦在軍機處。翟與奕劻水火不能相容。丁未初春，奕劻黨人布滿朝列。且袁世凱與奕劻狼狽為奸，袁且有于是時入京之訊，翟因是懼，思可以制袁者惟岑耳。是時適岑入川，行抵上海，迭電請親，迄未核准。於是翟為之在西

后面前斡旋，一面密囑岑再請親見。果蒙允。而袁聞此信裏足不前矣。岑旅滬日與盛杏蓀（宜懷）甚稔熟。而盛為袁等政敵，以其狼狽為奸情形全部告訴給岑春煊。岑既抵京師，召見時后慰勞甚至，屬其勿遽言退，蓋春煊于督粵時，會稱病請開缺冀內用也。聞其所願，則對曰：「如蒙

連骨嚥下，又累主人麻煩矣。章氏能飲酒，如無人禁止，可自尋達旦，且自達暮。蓋章氏晚年除治學外，一切均由其夫人湯國黎女士經理，夫人實奇才，兩人以詩合者也。

師生笑史 前中大教授黃季剛先生，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剛先生事章氏恭謹又倍於他人，黃有弟子陳君，亦能傳其衣鉢，主章家為西席，章氏以西席禮待之。每逢新年，季剛先生必詣章宅叩賀，至必行跪拜禮，黃叩章，陳又叩黃，章又向陳行禮。坐定，陳舉茶敬黃，黃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環不絕，家人傳為笑談。季剛先生死，章氏哭之哀，師生之誼，老而益篤。

不知錢 章氏晚年，不知錢為何物，更不明鈔票之用途。囑僕役購煙一包，便予洋五元，其子欲做大衣，亦予洋五元，甚至在蘇州建屋時，亦撥洋五元，蓋章氏僅知鈔票一張，可有一次用途也。其子導，肆業復且附中，習建築學，未半年，建屋時，章即欲其為工程師，其子瞪目莫名其妙。

傲慢 章氏通古今經學，睥睨一世，目無餘子，與康梁以政見學術不同，詆之最力，然得章氏之一罵者，正亦不易，余嘗謁時，曾詢其對於胡適之之意見，章氏以「不配談」答之。然章氏獨畏知聖編作者蜀人廖平，章入川時，廖在成都，揚言章若至省，必面折之，章遂不敢入成都。章個性最強，不為任何所動，時政府任以國史館及中山先生墓誌，皆以故不就。某年居上海南陽橋時，適被通緝，偵者已知其處，友人多勸其移住，章不為動，後詎以友人死，章往弔，遂得移居，不一時而捕者至矣。

陳亨德

准臣開缺養病，自屬天恩高厚，倘不獲俞允，則留京授以閒散之職，亦深感鴻慈。」后因指帝而謂之曰：「我常同皇帝說：「庚子年若無岑春煊，我母子焉有今日！」你的事都好說，我總不虧負你！」於是授為郵傳部尚書。命下以後復召見，命即行到任。春煊曰：「臣未便到部視事。」問以故，曰：「以待郎朱寶奎之惡劣，臣豈能與之共事乎？」因痛言寶奎之劣跡。后曰：「爾言當可信。俟到部後查明奏參，當加罷斥。」春煊曰：「此等人臣不能一日與之共事，必先去之，臣始可到任。」后曰：「吾非惜一朱寶奎，總須爾到部具摺奏參，乃有根據，以下上諭耳。」曰：「皇太后果以臣言為不謬，則臣今日而參，即可作為根據也。」后諾之，而寶奎即日罷斥矣。上諭云：「據岑春煊面奏：「郵傳部左侍郎朱寶奎聲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寶奎著革職。」侍郎與尚書為同官，非屬吏，而以未到任之尚書一言而褫本部侍郎之職，著之諭旨，實故事所無，當時后於春煊眷遇之隆，足見一斑。

后知春煊與奕劻不睦，曾欲調解之，謂春煊何不往見之一談。對曰：「彼處例索門包，臣無錢備此，縱有錢亦不能作如此用也。」后亂以他語而罷。春煊曾對后痛陳奕劻劣諸狀，望能早早斥逐，以澄清政地。后雖不能接受此請，然對奕劻之所作為不能無動于中矣。奕劻至是益自危，因

程岑相合，林紹年助之，均為清議所歸，非去之不能自全，於是亟與袁世凱謀去二人，而四月春煊奉旨再督兩廣矣，胡恩敬之國聞備乘卷二記岑春煊丁未（光緒三十三年）入京事云：

「岑春煊既調四川，有詔促令西行。春煊自稱有面奏機宜，拜疏後即由漢乘快車一日夜抵京。朝士突聞其至，皆愕然，或云且入軍機，或云將奪袁世凱之位。太后念屬從舊勞，褒寵倍至，連召見三日，憫其宿疾未痊，不欲勞以疆寄，內用為郵傳部尚書。春煊甫入見，即面奏奕劻父子及楊士驥陳鑒。太后曰：『任天下事誠大難。卿在粵中，譽之者半，毀之者亦半。安能盡如人意？』春煊曰：『臣自知為衆論所不容，幸賴聖明保全，然政臣者亦有指臣監貨行私者乎？』太后默無語。及郵傳部尚書命下，未蒞任，即又劾罷左侍郎朱寶奎，人皆快之。然春煊雖好直言，褊急不能容物，政見舛謬，與世凱同，而素不合睦，唯李蓮英頗左右之。既與奕劻不協，為尚書不一月，復出為兩廣總督。臨行乞借洋債千萬，大舉辦新政，並請立上下議院，大更官制，各省設諮議局，各府州縣設議事會，諄諄以實行立憲為囑。疏稿近三千言，出自幕客姚紹書高鳳岐之手。其剛可用，其智則黯矣。」

春煊之奉旨再督兩廣也，費行簡「慈禧傳信錄」云：

「……春煊復薦桂撫林紹年清亮，后亦信之。世凱賭狀，知己亦將為岑黨所搖，適粵寇更作，乘入觀時為后言：『周馥臣姻家，知其人雖忠誠而年已及老，粵寇再起，而共地革命黨尤煩，恐非親才力所能制，臣過蒙慈眷，雖事非職掌，而不敢不聞。』后曰：『此爾愛國熱忱，吾方喜之。如爾與袁世凱，固與如岑春煊，而袁其不願再任粵事何！』世凱對：『不能相與也。』

由上段記事中可見人言端方與岑春煊之結昆弟交之不足信也。

方岑春煊被外簡主粵後，五月間瞿鴻禨即被解職歸田。蓋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奏劾，遂遭罷斥者。上諭云：『惲毓鼎奏參瞿鴻禨暗通報館，授意言官各節，著交孫家鼐鐵良秉公查明，據覆奏。欽此。』同日硃諭云：『惲毓鼎奏參惲懷私挾詐請予罷斥一摺，據稱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瞿鴻禨，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余肇康於刑律素未嫻習，因案降調未久，與該大臣兒女親家，託法部保授丞參等語。瞿鴻禨久任樞垣，應如何竭忠報稱，頗年屢被參劾，朝廷曲予寬容，猶復不知成慎。所稱竊權結黨保守祿位各節，姑免深究。余肇康前在江西按察使任內因案獲咎，為時未久，雖經法部補授丞參，該大臣身任樞臣，並未據實奏陳，顯係有心迴護，實屬徇私溺職。法部左參議余肇康著即行革職；瞿鴻禨着開缺回籍，以示懲儆。欽此。』觀其語意殊牽強支離，蓋不過以成鼎之一參而行其處分耳。

瞿岑既罷，慶黨勢傾天下，一時朝野側目。直至辛亥九月岑復起為川督，行抵漢皋時，則清社已屋矣。

顯岑自粵督開缺後，即為海上寓公。迨至辛亥，不勝有脾肉復生之感。於武昌舉義後之二日，與袁同時起用為川督鄂督。岑既被命，曾一度懇辭，未蒙允允。急裝上汴，行及漢皋，晤已革鄂督端方，議論動搖不合。而又聞川道阻梗，不得西進，及折而東歸。袁則自鄂督內召入京授以內閣總理，更與以全權遣使南下與民黨議和，而民黨堅持必清帝遜位而後可。岑被放廢日久，對清室本無好感。既見大勢已去，覺長此以往終必日趨沒

「君命猶天命，臣子敢自擇地。春煊淚蒙寵遇，尤不當為此。」后領之翌日命下。時春煊方將續疏論劾罪，而不虞已外簡矣。知為動黨所排，陸辭日涕泣為后言，朝列少正士，風氣日壞，國本可危，乞后省察。后曰：『爾直言，非他人所敢出，吾行召林紹年矣。』……紹年果奉詔入直軍機。」

春煊被外簡主粵，辭不獲允，赴任過滬時，稱病不前，冀有後命。至七年知無望將赴粵矣，忽奉旨開缺，仍為奕劻輩中傷也。其事入皆以為乃端方所為，蓋以梁啟超岑春煊二人之照片，合而重攝，使成一整個之照片呈后，以致后大不謂然而令其退休焉。慈禧傳信錄其事云：

「春煊方居滬上，聯絡報館攻擊慶袁無虛日，方乃以密書達樞廷，言春煊近方與梁啟超接晤，有所規劃，以二人合拍影相附之。后覽相片無語，默默至時許，嘆曰：『春煊亦通黨負我，天下事真非可逆料矣！雖然，彼負我不負彼！可准其退休。』於是傳旨准春煊開缺調養。而相片實方以二人片合攝之，以誣春煊，后不及知也。說者謂岑端亦結昆弟交，而方甘為世凱報復，心誠險矣。」

端方與岑春煊之不和或記之如下：

「光緒庚子，端方以陝西藩司護陝撫。時春煊以甘肅藩司勤王隨扈，兩宮西幸，途中投陝撫。未至陝與端方一札文，其官銜為『總統威遠全軍屈躡大臣新授陝西巡撫』。札文中有『該藩司受國厚恩，身膺藩寄，車駕幸臨，所有供時，實無旁貸』等語。端方接到札文後，大悲。謂：『備辦兩宮供應，札飭護院之藩司，無此體制，恕不接受。』因拒而不收。春煊到任後，端方調任河南藩司（未之任，旋調湖北巡撫），並政府知二人落落，非智者之所為，於是附和民黨。端方人美，論謂共和。宮廷之間，袁岑並重。觀隆裕后之亟命清帝遜位，因為議和專使唐少川之日為革命黨鍾張揚厲有以促成，而岑之一電，亦未嘗為無力焉。

既而袁為總統，岑則仍作寓公。岑如欲迫隨遺老，則以會請遜位，不為若輩所容。欲策劃反袁，則已無尺寸寸階，發難無從。岑不免為之進退維谷焉。熟思之，唯有變計事袁徐圖藉手而已。袁則以昔日同為北面事主，今也我作主人，岑本無多大權謀，亦無如何實力，初不必重視，即無庸敵視。於是即起岑為福建鎮撫使。岑亦樂從，化敵為友於一轉移間，其事可令人玩味者矣。

岑父毓英於光緒初葉會官闈撫。岑隨宦至閩，於閩有香火緣。而其幕內素多閩人，如魏季渚（瀚，前三品卿銜會辦船政大臣，居岑幕最久），高子益（而謙，前雲南交涉使，早年亦客岑幕）等。至沈愛蒼雖非幕僚，然會官粵臬。於岑亦有長屬關係。彼時同客海上，皆閩中耆宿契重岑者也。於是岑借諸人之力而遂為福建鎮撫使。先閩有彭壽崧其人者，為閩之民政廳長，無惡不作，閩人苦之。岑到任時，彭憾於岑之聲威，急邀款十三萬元，悄然以去。而閩自此而後，市職日臻繁盛，頌岑之聲頓起。旋因撤換警察廳長與諸幕僚夏某一事，未免刺激閩省當局。其後某某等幕僚續有獵官行動，嘖嘖人口。於是凡百有位，各懷自危，嗾使孫道仁部曲，起而逐客，暗潮頗烈。維時孫擁有一師之衆，其師旅團長組織所謂共和共進會者，目的即在對岑。幸有某幕僚明於大體，諷岑速去。岑本無久戀之意，遂輕舟而去，留兩艦鎮守閩海，離閩前夕無知之者，故父老遮留有所不及，而閩人因其能去彭壽崧，迄今德之。事在民元秋冬之間。

粵定國後，袁以民黨之大本營在粵，而桂省爲東粵後方，時桂督陸榮廷雖非民黨，而因陸爲武人，知識短淺，恐易受誘惑。且岑本桂人，陸其舊部。且龍濟光（雲南蒙自人辛亥革命時爲廣東鎮統）自粵帶出之殘部六千餘人，彼時亦在桂境。意欲使岑爲桂民政長指揮陸龍二將，治桂必能得手，圖粵又易立功。往復電商，岑亦樂於從事。岑以桂省貧瘠，非得鉅款，不足以資開發。特向袁討索二百萬元，以爲去就條件。袁未卻之，第以籌措困難，遷延二三月，迄無成就。方其在滬待命時，一日沈愛蒼過訪，岑語沈以不知慰亭用我防民黨是否誠意，如爲誠意，與其置我於邊隅，孰若許我在長江附近擇一地點，簡練精兵兩師，遇有緩急爲効馳驅。二百萬鉅款用於此似較用於彼廣西一隅收穫更大。沈然其說。岑即請沈代擬函稿，沈援筆立就。岑召張鳴岐謀之，張不謂然。而岑卒以沈稿繕發，旬日得袁手覆，略謂旨甚感，惟鉅款不易籌，致貽誤台旌入桂之行，極深疚歎。至執事爲國家計，憂深慮遠，欲假鈔錢以便專征，此事尙屬不難。查粵漢鐵路督辦一職，可藉護路爲名，寄以軍令。現時黃克強辭職，擬以奉屈。將來公蒞新職之時，可將自閩帶回之衛隊千名，及將現駐桂省之龍濟光部隊六千名調出，隨同赴鄂。田中玉爲公舊部，現領一師駐紮兗州，俟公抵鄂，該師亦可移鄂歸公節制調遣等語。岑閱信，有兵將及二萬，狂喜，立電復允。袁遂下令以岑繼黃興督辦粵漢鐵路。岑乃一面檄調龍濟光部北上，一面治裝及組織幕府，以便於短期內派江西行。乃不數日，得袁電，謂據報稱，執事自閩帶回之衛隊，勾結九龍山土匪，宜亟遣散。又不數日，武漢報紙盛傳岑攜同張堅白來鄂奪取都督民政長。時鄂之軍民兩長爲黎宋卿饒老。袁又來電，謂請派既多，公不宜帶隊前往，總部請節節留滬，田師亦

第一聲也。

是年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袁會下令通緝岑。梁任公時爲司法總長，聞而亟入諫止。袁語之曰，吾無殺岑意，吾亦知不當與孫黃共論。此令不過官樣文章而已。子既有言，吾徐徐布之可也。此命遂遲數日下，而岑已逃至港矣。港督不見納，逃至澳門。澳葡籍巨商盧某，其父嘗以事死於岑獄，切齒於岑，岑到澳，盧電總統府秘書長梁燕孫，謂袁如欲得岑而甘心者，渠可說澳督移交或設法斃之。其言非誇大，袁閱電置之不理，足見無死岑之心也。旋走南洋，蟄伏數載。洪憲革命，春煊就兩廣都司令職宣言有云：「春煊將言先不能無大慚。設春煊而有才者，袁世凱豈能算滿清三百年之業。辛亥則既篡矣！又豈能叛民國四萬萬人之國？今茲則既叛矣！於彼著其爲篡與叛之才，於此則著我無才以制此篡與叛者，乃使其竟篡且叛！」又云：「春煊不敢必此役之必勝，然而必有以答天下之督責不負兩廣之委託者，惟有兩言：「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開府肇慶時，兵迫粵垣，時蔡乃煌奉袁命駐粵，藉名公賣雅片，實則監視粵局。岑素蔡，龍濟光戮之以報。十年舊恨於此役雪之。蓋蔡乃煌乃以康梁二人之照設計陷岑者也。

即緩檢等語，一轉移間直無一兵一卒。至是憤悲萬狀，反袁之機動矣。辛亥，陳英士光復上海之役，相傳九畝地新劇家潘月樵等亦會搖旗吶喊，與有功焉。故此中民黨特多。岑旅滬久，日與伶人狎。潘則奔走其門。於是因岑悲袁而動之入民黨。有王鉄珊（芝祥）者，以廣西藩司反正，稱副都督統兵北伐，和議成，解兵柄，授上將。命督直隸，不得到任，有憾于袁，與民黨稔，其時（民二初春）特爲黃克強介紹見岑于哈同花園。此爲岑入民黨之始。

岑與謀二次革命，亟作鄂行，以分担一部分工作，命潘月樵爲衛隊統領。張堅白力沮之，有羞與爲伍之語。岑佛然曰：「君等可勿同往，余演『黃鶴樓』，攜子龍一人足矣。」其意即以潘爲子龍也。潘聞張言更謀不利于張。張北走遠避之。岑之各幕僚亦星散。而至是其左右盡爲民黨矣。袁既知岑與民黨合作，遣其幕僚某氏與岑有淵源者南下說之。略云：「客冬奉賜教，以李（烈鈞）陳（炯明）黨人，分據南服，未就範圍。嘗欲簡練師徒，駐守要路，備征不廷。謀國之忠，欽欽在抱。願其時司農仰屋，未知所以副尊指，致釀成今日亂階。某之罪也。比者某某謀亂證據，已搜獲七十餘起。外交使節共見共聞，咸謂狂寇當誅。我公嫉惡素嚴，倘洞燭其奸，定當髮指。不惜屢及劍及，以與周旋。今善後大借款已有頭緒，軍費尙不難於騰挪。亟盼旌從北來，共商機亂之策，大局攸賴。脂車有日，迺先電示，當囑××南下歡迎」等語。詞頗謙遜而款摯。某氏抵滬，岑拒不見，此書遂不得達。迨張堅白抵都，有人聞諸袁，袁邀張至府，而獨聽書諫岑，張明知岑之必不見聽，而重違袁請，姑以書抵漢說之（時岑已到漢口）乃岑不以函覆。另電袁稱張，電內即大罵袁。此書岑被殺之時

以上所談，聞或採諸徐一士及蔣國一先生文中。一士先生舊居故京，多講掌故，而於記述慈禧后召見時諫旨，出之以京白，略之如聞王瑞卿老供奉之雁門關也。風趣獨具，信爲妙作。

江庸「趨庭隨筆」中記一事，亦涉及慶袁罷岑者：「詩鐘之作始於吾閩，光緒初盛行南北，張文襄尤好之，迨入政府，仍不輟。今人『新談往』謂：『南皮一日集項城及幕僚爲詩鐘，慶親王奕劻在焉。南皮特拈蛟斷二字，候補道員蔡乃煌應聲曰：『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同。』時瞿鴻禨方罷職，岑春煊亦謝病。詩上句影射瞿岑，下句指張袁交歡，故慶袁張皆大悅。即日擢放蘇松太道。』此殆傳聞之譌。射虎一聯，實文襄自撰，並非蔡作，且慶袁從未與詩鐘會。蔡以郵傳部左參議簡放蘇松太道，亦非候補道員也。」

「岑春煊拜陸鳳石，川冬菜炒山雞絲。」爲許弼丞作，工趣可發一噱。唯春煊非春萱，實未可以偶冬菜。然此固是笑話，不必看得多麼嚴重也。

政治月刊

四卷二期要目

最近的時局	汪精衛
怎樣去實現全面和平	周佛海
翼贊運動與清鄉工作	山本昇
論蔣介石	陳彬蘇
蔣介石之獨裁機構	陳彬蘇
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性格	加田哲二著 林勵譯
德蘇戰爭新形勢	許正
甘地論	孟

周財長訪日與中日新借款	(特輯)
新中國建設座談會	(特輯)
求己錄論和戰	伯孚
中國進步與日本	內藤湖南遺著
鄭蘇軾軼事	陳憲士
北平歲時史料長篇(續)	張江毅
布拉格的時運	詹姆孫原著
汪精衛先生傳	雷鳴

每册售幣二元
政治月刊社發行
上海南京路
郵政信箱七〇六號
電話一七〇一號
發行所：上海南京路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
分店：上海南京路

關於李義山

南冠

「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大沼枕山句。

晚唐的詩壇，溫李並稱，作風是溫馨濃豔，換一句話來說，可以稱做「世紀末的哀吟」。我對李義山發生興趣，最初由於紅樓夢上林妹妹所介紹的那兩句詠殘荷的句子——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殘荷聽雨聲。林姑娘的確不愧為評詩高手，她拈出來的這兩句正十足的說出一個晚唐詩人的特色來。這是一種衰頹，遲暮，衰晚種種情調的綜合。唐詩的分成初盛中晚，也的確有它的至理。經過了開天之盛，漁陽的變故，詩人們再也唱不出那種快樂而開爽的調子。雖然義山是學老杜而據說是得其神髓的，雖然他也有過「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擊高秋」的句子，可是究竟不同了。李君在中國詩歌界的名譽，除去了由於他是西崑派的盟主這一點外，就要算他那些無題詩的力量了。這的確是一個聰明的辦法，以「無題」為題，這的確是文人的狡猾。不過李君的無題，的確是大不得已的事，他是一個到處都有戀愛關係的人，而他的對象，不是女道士，就是宮裏的女子。這當然是應當保守秘密的。也就因為這個，替他的詩披上了一件迷離恍惚的外衣，有些像外國的神祕的詩人了。

他的作品，不但是因為戀愛的原故，才十分神祕，就連一些在普通人筆下不應神祕的詩也弄得十分難懂。「錦瑟」該是個好例子：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歷來對錦瑟詩的諸異說：劉賈父中山詩話云：

「錦瑟當時貴人愛姬之名。」這簡直是幻想的結論。黃朝英靖康湘素雜記云：

「義山錦瑟詩，山谷讀之，殊不曉其意，復以問東坡。坡曰：此出古今樂志。錦瑟之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以中間四句配之，一篇之中，曲盡其意。」

這是就題面大做文章，有白癡之概。其實這首詩與無題是完全的一路，只因有了題目，所以招來了誤解。此義山之所以喜用「無題」之故歟？南宋中許彥周詩話云：「適怨清和一作感怨清和，令狐楚侍人能彈此曲。」這令狐楚就是李義山一生發跡的第一個關係人。此說一出，後來的人多半承之，計敏夫唐詩記事云：

「錦瑟令狐楚青衣。」

我想借這詩，談一下晚唐的一件大事，牛李黨爭。再配合了義山的畢生事蹟，那麼一個詩人的生平，就很清楚的烘托出來了。舊唐書文苑傳云：「商隱幼能為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游。」

這時是商隱發跡之始。令狐氏是牛黨。牛黨中的健者有令狐楚——令狐綯，崔戎，楊嗣復，白敏中，杜牧。前所引的那首殘荷詩，即題「宿駱氏亭寄懷崔戎崔爽。」文苑傳又記：

「楚鎮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稱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這是得力於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的，義山的官途得意，可以說全是牛黨的力量。不過他究竟是一個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胡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據孟心史先生說，「自北宋以來，通人皆好解錦瑟詩，蓋積疑已歷千餘年，諸公皆欲破此疑，而其疑益甚。」這實在是滑稽的事。元遺山論詩絕句之一云：

「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元好問就發過這種牢騷，作箋的人一直到明朝，才出了一個風流的和尙，釋道源。王阮亭做遺山論詩絕句云：

「彌祭曾驚博奧碑，一篇錦瑟解人難。千年毛鄭功臣在，猶有彌天釋道安。」

這詩替源師大大捧場，其中還有一段公案在。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道源號石林，好讀儒書。嘗類纂子史百家為小碎集，又以餘力注李義山詩三卷，書未刊行。會吳江朱長儒箋義山詩，多取其說，間駁其非。於是虞山詩家，謂長儒陰掠其美，且痛抑之。長儒固長者，未必有心效齊丘子也。」

詩人，並沒有什麼政治上的興趣。

不料在文宗開成三年，到涇陽去就婚王氏了。文苑傳云：

「王茂元鎮河陽，辟為掌書記。得待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

「時義山二十六歲。他有一首『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詩』云：

「籍籍西征萬戶侯，新綠貴塔起朱樓。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方在上頭。雲路招邀迴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南朝禁脔無人近，瘦盡瓊枝咏四愁。」

詩中所用禁脔的典故，據彭乘墨客揮犀云：

「今人於榜下擇婿，號鬻婿。用東晉謝混故事。」因為這一種「中狀元招贅」型的把戲，是只有大官才有權力來作的。所以新進士大抵成為一塊「禁脔」，他人不得染指，只有大官的女兒才有份兒。那一位韓同年也是塊「禁脔」，茂元還為他蓋起新居。入贅貴家，先義山一步，蓋彼時義山猶未娶也。故末三句如此。後來禁脔的典故，多半用來稱女人，實在是

用錯了的。

義山文集中有「為韓同年贖上河陽李大大夫啓」有云：

「況某婚姻，早聯門館。外舅以列薦之故，家人延白出之恩。」王茂元妻李氏，所以這見的外舅也就是舊唐書紀所說的「左金吾衛將軍李執」。

李又有詩「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擊家游曲江」云：「千頃平波溢岸清，病來惟夢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

看詩裏的意思，是請李十將軍給他執柯，俾能婿於王氏。並且還假李家的宅第為新居。集中有「遇招國李家南園」三首，蓋妻亡後追憶之詞，

亦可參看：
『潘岳無妻客爲愁，新人來坐舊妝樓；春風猶自疑聯句，雪絮相和飛不休。』
『長亭歲盡雪如波，此去秦關路幾多；惟有夢中相近分，臥來無睡欲如何。』

雖說是王氏榜下選婿，然而義山自動的努力，也是不可否認的事。王茂元與李回鄭亞同爲李德裕黨中的健者。商隱從得令狐楚的賞識，直至游揚登第，全是牛黨的力量，不料剛一得意，就培於敵黨的貴家，無怪要爲令狐所輕視了。商隱借牛黨之力，得以重官祕省，授祕書省正字，終武宗一朝，牛黨得勢，因之商隱也就相當得意。這也倒有過人借他解說。張采田云：

『義山本長章奏，中書掌誥，固所預期。當衛公（李回）得君之時，藉黨人之力，頗有之躋顯達之望，而無如文人命薄，忽丁母憂也。此實一生榮枯所由判歟？』

張君的話不錯，從此以後，義山就走上崎嶇的前途。舊唐書本傳云：『大中（宣宗）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鄭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祿曹，令典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知省。』這種冷落，無怪是當然的事也。

商隱隨鄭亞貶到桂林，亞又被貶到循州。李回也貶到潭州。義山此時真是與眾不同，朝中牛黨的杜悰雖然是姻戚，然而也不相顧恤，這時他不得不回到商隱家向令狐綯乞憐了。舊唐書文苑傳載其事云：

可是『其人雖窮，其詩則富』。我們之得有這麼一位晚唐詩壇盟主，也正不得不托賴於政局的變化與他命運的多乖。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他的戀愛詩，他戀愛的對象，除了自己的夫人以外，還有女冠宋華陽姊妹，宮女，柳枝三方面。

我前面曾提起中國古詩文人喜歡用香艸美人的詩句來象徵他們對君父之愛，這種流風也實在可以說是由來久矣了。開其端者應該推那箋關雎之詩爲詠后妃之德的一首罷。我們雖然可以知道這完全是無稽之言，可是後世文人的受了他們的影響，也許是當然的事。於是詩經以後有沒有作了肉麻的詩詞去表示忠愛的，也就難以斷定。甚至鼎鼎大名的蘇子瞻的水調歌頭一詞，使皇帝見了也要稱贊一聲蘇軾愛君。則他可知矣。

不過對於義山的情詩，却很難作曲解。雖然也不敢說一定必無。像『和友人戲贈二首』『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張采田即注云：『三首戲情，不待言矣。』『昨夜星辰昨夜風』一詩，趙臣璠以爲義山在茂元家竊窺其閨人而作。年譜列之入武宗會昌二年。然而試看詩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之語及第二首無題中之『聞道閨門專綠華，昔年相望抵天涯。豈知一夜來橫客，偷看吳王苑內花。』如果解釋作義山與深宮宮女傳遞深情之作，似乎也不爲大謬。

中國尼姑的風流是有名的。如果想知道晚唐時的情形可以去翻老殘遊記續集裏的記逸雲的一則。那已經是變相的娼寮了。我推想這也不外乎是一種變態的心理，女人是以變美爲主要的條件的，現在却要六根清淨，這與男色總應有相當的因緣。明朝小說中記尼姑的豔史的很不少，而且有專門描寫的大部書。推源溯始，歷史應當是頗爲久遠的。現在沒有功夫來

『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厚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隱既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游京師，久而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查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元辛文房唐才子傳記云：

『茂元爲牛李黨，士林噴責商隱，以爲白圭有玷，共疏遠之。來京都久不調，更依桂林總管鄭亞府爲判官。後隨亞謫循州，三年始回。求援於宰相綯，綯薄其無骨幹，隨波逐流，從小人之辟，遂謝絕之。』

連碰幾個釘子以後，商隱又於重陽日謁令狐綯。有『九日』一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蓠。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

這末兩句話說得也真够凄慘，有如古詩『上山採蘼蕪』的那一個棄婦所作的哀鳴。結果『綯見之惻然，乃補太學博士』。

文人要想干政，自然要用出他看家的本領來，不過這兒也的確太過於卑鄙了。小時候讀詩經楚辭，凡遇箋詩者說香艸美人寓言君臣的處所，必斥爲狗屁，後來才知道這是實在有的事。

商隱寄令狐郎中詩云：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這如果出之於妓女寄她的久遠的舊歡，也總不失爲一首好詩罷。以一個文人，却要在波濤雲湧的政治之中打進退，其處境確可知，

查書，祇就記憶所及，來提出她們同類中的幾個人來。唐朝的女道士魚玄機，則是合宜的代表人物。她能作詩，並且有風流的事蹟，並且還不少女人的『德行』——妒忌。由這幾點看來，魚玄機的故事雖然稍嫌怪僻，那事實的骨幹，我是還相信它是實在的。這些事往往都免不了文人的誇張潤飾，魚玄機幸運地還有一部宋板的詩集流傳，書前並有肖像，可以算是頂運氣了。

唐朝這種事大抵非常普遍，楊玉環得罪，馬上去髮修行；武則天也是女冠出身。可見當時的道院，差不多就像現在的濟良所一般，是行爲不檢的女人們的進退藪。李商隱集中，也有不少詩是爲女冠而作的。她們就是女道士宋華陽姊妹。

她們會晤的地方是『聖女祠』，按水經注，『聖女像在故道水西南秦岡山上』，自興元至鳳州，出扶風郡之陳倉縣大散關時所經，在唐時應當有祠祀之的。玉溪生年譜會箋云：

『文宗開成二年，義山二十六歲，登進士第，東歸省母。冬赴興元，旋隨令狐楚喪還京師。』

『聖女祠』詩云：

『松篁臺殿蕙香韓，龍護瑤函鳳掩扉。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五銖衣。人間定有崔羅什，天上應無劉武威。寄問釵頭雙白燕，每朝珠館幾時歸。』

『年譜會箋』云：『實詠聖女，是馳赴興元時作。時義山未娶，故觸緒致感，謂有寄託者失之，與後一首不同也。』這已經明明承認是他們初戀的詩了。這以後還有兩詩，題爲『華師』與『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

先生」，原詩不見引，更次又有「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詩云：

「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鎮彩蟾。應共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晶簾。」

這里「不穩」的情勢，很是顯明了。「碧城」三首與「紫府仙人號寶靈」一首「無題」也都應當是為宋氏姊妹而作，「仙人多好樓居」，居處高寒，情景是十分相像的。

「碧城」三首中有些句子，大可發人深省：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閨苑有書多附鶴，女牀無樹不棲鸞。」這里所描寫的高寒的境界，當是女冠所居無疑。「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更是露骨的寫出對手是方外人了。

義山初寫那首「聖女祠」時，不過二十六歲，而且正是宦途得意之際，等到宣宗大中十年時寫「重過聖女祠」，則已是四十五歲了。這時宦海浮沉，極不得意，迴首年時舊事，當然有今昔之感，搖落之思。詩云：

「白石巖扉碧藓滋，上清論謫獨歸遲。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旂。粵絲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曾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

原詩的三四兩句，實在是寫景的傑作。而結語更是十分怨悵。「會箋」說此詩為感念身世有所寄託而作，我也不能說其必否，不過他對宋氏姊妹的餘情，也應該在這個機會重複發洩。如果合起來看，就該合事實不大遺憾罷！

本文開頭的那一篇詩，是為悼亡而作，是無疑的。而集中明標「王

記金冬心

鄭秉珊

清朝雍正乾隆年間的畫家，有所謂揚州八怪，便是金農，李鱣，鄭燮，黃慎，高翔，羅聘（或作華岳，或作閔貞）汪士慎，和李方膺諸人，所以稱為怪者，並非是貶辭，乃是說他們的畫，另具一格，和普通畫家的作品，完全不同，其間金農所作，尤可為這派的代表。秦祖永稱陰論畫說：

「冬心翁樸古奇逸之趣，純從漢魏金石中得來，晉唐以下，無此風骨。」又說：「先生筆墨，頭頭第一，卓絕古今，迥不類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吾於冬心先生信之矣。」日本大村西崖教授也說：「清代畫人之中，輕視技巧，直寫己之胸臆，人物花卉山水，皆出人意表，全脫作家之窠臼者，惟金冬心與大滄子，無能出其右者矣。」其為藝術批評家所推服如此。

冬心名農（一作司農），字壽門，浙江錢塘人，生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公元一六八七年），家居候潮門外，而江晉山，吳丁龍泓（敬）為鄰居，他與龍泓（小冬心八歲）交誼最深，又自號金吉金，龍泓號了鈍丁，和另一位叫石貞石的朋友，同究金石詩文之學。鳳樊樹家住東城，也時常在一起玩，後來除石貞石早卒外，都享大名，金以畫畫，鳳以詩詞，杭人齊稱為鬻金瘦腹。龍泓則以篆刻為浙派初祖，居清代篆刻界的最高地位。

冬心的性情很孤僻，他自謂：「予賦性幽澁，少耽素居味道之樂。」王蘭泉說：「冬心性情通峭，世多以迂怪目之，然遇同志者，未嘗不煦怡

十二兒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里邊的」更無人處塵垂地，欲拂塵時竟竟牀」兩句更是極沉痛的話。「悼傷後赴東蜀時，至散關遇雪」詩云：

「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迴夢舊鸞機。」

寫這詩時，義山四十歲。一種遲暮的情調，已經瀰漫紙上。他又寫出了他的「樂遊」：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這一首詩在人事上說明了詩人的遲暮；在意境上說明了搖落的悲哀；在文學史上說明了晚唐這一個階段。而我之酷愛這一首詩，更是不說得。大沼氏之所以最愛晚唐詩者，雖然說明不易，然而也可以約略的領會得罷。另還有一句詩，「人間愛晚晴」，更有人名書齋曰「晚晴社」，這大概全是一種同樣的感情。

如果用一兩句話或十幾個字來說明一種境界，我沒有這種銀鍊的本領，如司空表聖的詩品，然而人家維摩一偈，我們絮絮千言，所希望的是使看官得到同樣的一種感受，即使淡薄些也好。「夕陽無限好」一語，我推之為玉溪生的代表作，晚唐詩的標本，蓋以此。

大沼氏以南朝人物與晚唐詩並列，實非偶然。庾子山的「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雖非了不得的俊語，然而同樣的予我一種凄然之感。顏之推的「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盡辛」，亦同具此酸辛，因知大沼枕山之並舉兩者，實有至理。吾輩生當衰世，而對李義山庚蘭成又復發生興趣，此豈可謂幸事乎？不佞雖非星士的信徒，對此亦不得不重歎息耳。

自適也。「全謝山的冬心居士寫錄記道：「吾友錢塘金君壽門，崎士也，其博學好古似楊南仲，古文詞似孫可之，詩似陸天隨，其磊落似劉龍洲，潔似倪迂，尤喜狹邪之遊似楊鐵崖，而其癡甚篤，遠似顧長康，近似鄭湛若。」每一種特點，以一古名人相比，謝山是自視甚高的人，有此推許，可見其傾倒之情了。

冬心二十一歲時，讀書於長洲何義門先生，故學有根柢。自幼喜收金石碑板，在二十餘歲時，友人楊知陳章來訪，出所藏漢唐金石二百四十種，相與研賞，樊樹山房詩集第一篇，即為金壽門見示所藏唐景龍觀鐘銘拓本五古一首，有曰：「嗜古金夫子，貪若籠百貨，墨本爛古色，不受寒其流，便讀金石錄，明誠不是過」云云。拿著金石錄的趙明誠為比，時冬心年二十八歲，樊樹年二十三歲，明年冬，樊樹到江上訪冬心，得觀其所藏顏魯公麻姑仙壇記及米海岳書顏魯公祠堂碑拓本諸名蹟，冬心後來浪游四方，蒐訪金石，其所得自然更為豐富，寢饋數十年，擷取其中蒼勁奇樸之趣，發之於筆墨，自然憂憂獨造，為繪畫開闢一個新天地，盡文人畫的極致了。

他的別號很多，「丙申病店江上，寒宵懷人，不寐中且，遂取世園輔寂寥抱冬心之語以自號。」這便是號冬心兩字的意義，後來寫竹筴稽留山

民，畫梅號昔邪居士，寫佛像又號心出家齋粥飯僧，他有硯齋，見佳石不惜重貨，積有一百二千方，因自號百二硯田富翁，屬蔣山堂刻印為記，丁龍泓又為鑄壽道士印。他家居錢塘江上，所以又號曲江外史，此外又有龍樓舊（仙）客，金牛湖上詩老，及金二十六郎等號，所用印章極多，黃小松曰：『冬心先生名印，乃龍泓，集林，西唐，諸前輩手製，無一印不佳。』自己也能篆刻，有時也為朋好鑄石，可是極為矜貴，現在七家印跋中有許多印，大都抄錄其題記中語，時日錯誤，俱係出之偽作，不能深信的。

冬心詩，在三十歲病瘵時，作懷人絕句：長與令鮑西岡見而喜之，刊為景申集，有厲太鴻序，中年漫游，渡長江先到揚州淮陰，歷齊魯燕趙到京師，再由京師經洛到山西，在山西澤州，住了三年，又到陝西關粵湘鄂諸省，倦游回來，再到揚州，年紀已四十七歲了，自覺落拓半生，一無所遇，誓願在五十年後，如玉溪生打鐘掃地，做清涼山行者。又發憤把詩稿刪存四卷，在雍正十一年十月，開鑄於揚州般若庵，其論詩宗旨，見之於自序：『……或有跡予鉅公派別者，予曰：昔徐師川不深附西江，張伯雨能超乎鐵崖，詩固各有體，趨今何如則古邪？乃鄙意所好，常在玉溪天隨之間，玉溪賞其對妙之音，而清豔不乏，天隨標其幽遐之旨，而與衍為多，然審必規玉溪而範天隨哉，予之詩不玉溪不天隨，即玉溪即天隨耳！年來益為汗漫遊，遍走齊魯燕趙秦晉楚粵之邦，或名嶽大河，傾寫胸臆，或荒台野殿，根觸古懷，或雨零風歇，感傷羈屑，或奪人酒徒，飛揚意氣，境會所遷，聲情隨赴，不諧兼耳，唯吟孤吹，此則予詩之大凡也。』大我亦不主宗派，不重格律，而以出之胸臆為貴，其詩集卷末有『新編拙詩四』

主客圖。
鑄斷處攢眉想，日影趁時攢鼻吟，隻字也須辛苦得，恆河沙裏覓鉤金。
古調冷冷造渺微，玉池清水自生肥，流傳若待官三品，誰重襄陽是布衣。
天涯詩老浪相稱，根觸清愁歲月增，一櫂今成五湖長，酒波如練雨如瀟。
卷帙編完頂髮疏，中郎有女好收儲，帽箱刺落經靈戲，莫損嚴家餓隸書。
第一首說不願傍當時詩派的門戶，第二首自述苦吟的情狀，第三首說自己的詩品，第四首述近況，第五首囑女兒珍藏遺手鈔的原稿。吳穀人道：『往時讀冬心先生集，愛其造懷寬遠，蓄韻幽微，如清夜九宵，落魚山之梵，如深雪萬嶂，品雷威之琴，濯紅泉而散蕊，煉白石而飛翠，自標高格，莫臨後塵。』批評甚為中肯。王昶的湖海詩傳，錄冬心詩計十八首，沈確士論詩主格調，重唐晉，所以清詩別裁中，樊榭江聲諸人詩都選入，獨遺冬心，真所謂不在張為主客圖了。後來袁隨園論詩，主張本於性靈，因此極佩冬心詩文題記，隨園詩話曰：『盧雅雨招人觀虹橋芍藥，諸名士集二十餘人，獨布衣衣司農詩先成云：看花都是白頭人，愛惜風光愛惜身，到此百杯須滿飲，果然四月有餘春，枝頭紅影初離雨，肩底狂香欲挽塵，知道使君詩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盧大賞，一座本為之驚。』又道上海，揚州的鹽商，喜歡招名士以自重，其中以馬氏小玲瓏館，江氏康山草堂，尤為席帽所歸，馬氏為曰瑤昆弟，都好學工詩詞，著有沙河逸老集，南齋集，輯谷詞等，雖鹽商而不俗，並於乾隆元年，也著鴻博科。江氏名春，字鶴亭，以總理鹽務，賜內務府奉宸苑卿，著有讀書樓詩集，同時盧雅雨任鹽運使，慷慨好客，為寒酸所歸，所以冬心和全謝山、樊樊榭、陳玉儿、陶篔簹村、陳授衣、陳江皋、閔蓮峯等，都是他們的上客，亦為廣陵文壇的領袖。冬心與樊榭和馬氏兄弟極親密，有冬日集小玲瓏館詩曰：『少游兄弟性相仍，石屋宜招世外朋，萬翠竹深非俗韻，一圭山遠見孤稜，酒闌邊作將歸雁，月好爭如無盡燈，尚有梅花有良約，香點琉璃嚼春冰。』曰瑤南齋集，有春日送冬心之河東詩云：『敲門摘摘當日斜，故人持贈青蘭花，深杯滿注醉復醉，無計為君重柁車。太行此去三千里，夢裏應思浙江水，春衫挽住四分春，珍重劉郎莫先起。』其交誼可見一斑。冬心自四十七歲以後，在揚州住了二十多年（寓三祝庵般若庵等處），雖幾次回錢塘，仍舊再到揚州，因為在揚州的生活，較杭州為舒服。在揚州的生活是怎樣呢，便是鬻書賣畫，寫畫製硯，原來他有幾個僕人，都有特別的本領，一個是甬人朱龍，善於製硯，所製極為古雅，但是歡喜喝酒，非飲酒不肯下手，非暢飲則製作不工，冬心自己不能飲酒，為了製硯的緣故，時時沽佳釀供給他的飲喝，一硯製成，冬心自己不能飲酒，賣去可得善價。又有一個叫張喜子，新安人，善界烏絲欄朱絲欄，善畫東絹，每年向錢市買最高貴的紗縲，用烏絲界之，清瘦有寒芒，冬心寫分書其上，金氏製硯，馳名一時，富人莫不競相購買，硯田無幾歲，所以他很可蓄書款

冬心詩集，刊刻極精，自序一首，紙用宋紙，墨用明方于魯程君房古墨，輕煤研印，每半葉四行，每行二十餘或十餘字不等，是請了鈍丁手書精刻的，古色古香，不下於宋槧，雖在燈下讀之，墨采亦亦奔動人，詩卷則由蘇州鄧弘文仿宋本字畫錄寫，用宣紙古墨刷印，江靈鶴曰：『冬心翁用宋紙印所著書，神似真宋，所差者，墨色稍光亮耳。』後來又刻三體詩一卷，乾隆十五年二十七年，江鶴亭為刻冬心先生畫梅書畫馬畫佛及自寫真五種題記，皆用宋紅筋羅紋紙印，詩續集及硯銘，用宣紙古墨刷印，都用墨箋作護面，狹條條，色色精工，當時得者珍同拱璧。乾隆二十九年九月（公元一七六四年）先生卒，年七十八歲，葬西湖之濱。過了六年，弟子羅聘，搜集遺文，却已有散失，共得十種，再刻於揚州，同光間，當歸草堂刻冬心詩正續集，小石山房叢書，收三體詩一卷，西泠五布衣遺著中，收龍泓冬心奚岡魏之琇吳穎芳等五人的詩合刊，宣統間滬上書局有影印冬心詩集四卷，自經這次事變，文物飄零，即普通本的冬心詩集，已是很難覓得，因此我希望有人重編其詩文增入書畫影片，和年譜等

等刊行一部冬心大全集，對於目今文藝界，想來並不是一件無意義的工作罷。

邪了。僕人中有紹興人鄭小邑，工於鈔書，蘇州人莊開郎，擅絲竹操琴，涇陽人蔡春，能歌元白新樂府，武進人陳彭，學他的墨竹，可亂真本，他有這許多的良伴，所以優游自得，妻亡不願再娶，雖無子而無憾了。

雍正十三年，詔開詞學宏詞科，他的朋友歸安令妻魯青，薦他於浙中學使者訥爾蘇，遂以其名應詞科之徵，同時他的朋友厲樊榭，杭大宗，全樹山，以及馬曰瑄兄弟等，也同登薦書，他却力辭不就，可是於乾隆元年，却又自費錢入都，住了好幾個月纔回來，有人問他是甚麼意思，他說：「看看這次被徵的人，究竟是何等樣人物。實則他很有自知之明，因為九月召試保和殿，應試的有一百八十餘人，錄取的不過幾人，冬心倘若與試，也一定是落選的，那麼，還是以辭徵為高。但他在畫上題記中，屢書薦舉宏詞字樣，足見儘管是處士，總還不忘於名心的。」

冬心雖癖好於古，可是在藝事方面，富於創造性，都是自我作古，別創一格的，正因為他深於古學，所以他的書畫，古趣盎然，絕難模仿，雖紙繡墨，而亦不能說為野狐禪，譬如作曲，曲律深嚴，長短有定，可是他的自度曲一卷，古調自歌，不謬風雅，他的分書臨西嶽華山碑，功力極深，華山廟相傳是蔡中郎書，明末清初，最為煊赫，但他後來又參之以天發神識的雄奇，禪國山碑的勁厚，獨創一體，稱為漆書（一作切書），隸書結構扁方，用筆畫細直粗，漆書却結體長方，用筆畫粗直細。同時的七怪，也各立門戶，如鄭板橋樣合隸楷行三體，創一種六分半書，以自別於八分書，李復堂李晴江的行書，用筆奇拙，有家譜的意味，黃瘦瓢之渴筆草書，一時無兩。汪近人高西唐高西園，都精八分書，西園師石門頌，晚年右

勾勒，本不與兩丁羽陳章侯同法，自謂其古氣渾灑，全是六朝神品，唐宋間無此奇古，張浦山畫徵錄說：「其布置花木，奇柯異葉，設色尤異，非復塵世間所觀，蓋皆以意為之，問之，則曰：貝多龍窠之類也。」張浦山是鴻博同徵友，又時時往來揚州，見真蹟很多，其言殊為確切。年七十三歲時，又自寫肖像，加以長題，遍寄至交好友，如丁鈍丁、羅兩峯、朱二亭、龍興寺蒲長老、鄭板橋、棲霞上禪堂松開士及項均等人。山水不多畫，在十餘年前，曾見張大千所藏風雨歸舟圖立軸，筆墨精采，紙地潔淨，標價千金，到今日出售，恐非萬金不可了。

鄭板橋文集，只刊家書十餘首，不刊其他應酬文字，因為家書議論率真，能够表現其個性，流傳於流世，冬心散文，亦祇刻題畫記五種，一般人公認，他的題記，尤勝於詩，普通畫家，不善書法的，不過題姓名歲月，惟有冬心的畫，不可無題，而且不嫌其長題，題句清麗淵雅，書法精整古厚，印泥印章，無一不佳，竟似現在電影一樣，是屬於綜合藝術，為我國文人畫的典型作品，五種題記，美不勝收。

冬心晚年，有兩個得意弟子，一是羅聘，一是項均，冬心說：「初習詩，聘得予風華七字之長，均得予幽微五字之工。」後來學畫梅花，聘用筆勁挺，放胆作大幹，極橫斜之妙，均用筆秀逸，小心作瘦枝，極蕭閒之能，冬心小幅冊頁，項均時為代筆，得者莫辨，冬心亦直說不諱，山陰俞青原著讀畫閒評云：「金壽門客居維揚，兩峯師事之，每作畫，乞其題詠署名，人遂爭購，其實壽門並未嘗有片楮寸縑之作。」因此，有人疑冬心實不能畫，畫是兩峯代筆，這是不足深辯的，第一，冬心在三十二歲時，已為鮑西園明府作督牛犂我田圖，樊榭題五律一首，自己又有畫蘭竹詩

貌不變。但他們此種作風，實為寫碑的先驅，到嘉慶年間北碑出土日多，經鄧石如包世臣等的提倡，於是寫篆隸魏碑盛行一時，名家亦輩出，但是我們看趙子謙吳缶老等的書蹟，總覺得劍拔弩張，神色浮宕，發越太盡，沒有冬心西園諸家有渾灑靜穆之趣，一種是時代關係，一種恐怕是學問及胸襟的關係了。當時西園冬心書法，極為名流贊賞，板橋絕句道：「西園左筆壽門書，海內朋交索向予，短札長箋都去盡，老夫豐鼎亦無餘。」可見流行之盛，同時已有偽品了。冬心六十餘歲時，曾為授揚居士寫金剛經一卷，居士精刻成冊，遍施於天下禪林，流傳至朝鮮日本等國，都視為珍品。冬心畫竹，以真竹為師，雖居揚州，無石濤一派習氣，與鄭板橋為好友，自稱相親相洽，若鷓鴣之在汀渚，但畫竹一肥一瘦，各不相讓，各極其妙，其畫竹題記道：「同能不如獨詣，象毀不如獨賞，予于畫竹，不趨時流，不干名譽，幾篁一叢，出之靈府，清風滿林，惟許白練雀飛來相對也。」畫竹時尚墨筆，冬心除墨竹外，又畫雙鉤竹，飛白竹，又時常作朱色竹，別出新意，古雅獨絕，自謂老文坡公，亦無此法。華秋岳（岳）本工蘭竹，見冬心畫竹，亦深加贊許，為之揄揚於羣公間，道：「即以宋李息齋的畫竹相比擬，亦恨少此題記數行呢！」冬心畫梅，得法於皇塘、楊補之，時人畫梅，往往畫老幹爛蠟，疎影橫斜，他却畫繁枝密蕊，結構妥貼，不任筆使氣。同時友人汪巢林畫繁枝，唐西唐畫疎枝，寫梅俱負重名，他出乎町畦之外，自稱在不疎不繁之間。後來喜歡畫馬，略師隋胡瓊唐章韓遺意，皆畫西域大宛國種，用筆雄俊，赤喙墨身，耳如批竹，尾若擺扇，所謂駉馬神馬，自謂別開生面，趙子昂亦不足道。現在觀其遺跡，覺得並不是胡吹，確能獨開一畦的。七十歲以後，其畫愈覺老辣，大有

，可證明其早年已能畫；第二兩峯字學黃山谷，其畫用筆挺拔，與冬心畫的古拙蘊藉，趣味根本不同，一見可認；第三兩峯長於山水人物，梅竹雜卉，還讓老師獨步，至於題記，更不如冬心了。

冬心除書畫外，精於博物，板橋僕人絕句詠冬心道：「九尺珊瑚照乘珠，紫髯碧眼聚商胡，銀河若問支機石，還讓中原老匹夫。」是極佩其博物。蒲州劉仲益題他四十七歲小像曰：「堯之外臣漢逸民，著書草帶不諱病，疏髯高頰全天真，半生舟楫蹄與輪，詩句到處傳千春。」却又崇拜其人品與詩篇，此外，又精於製墨，他曾收集舊墨，擇其精品，搗碎後，另加香料輕膠，千錘萬杵，製成五百斤油墨一種，其形長方厚闊邊，兩面皆作漆書體，正面書五百斤油，背面書冬心先生遺，而字陰文，背字陽文，字體極肥，約重七錢，當時極為名貴，所以此種墨價極多。以徐子晉之博覽好古，在同光年間僅得見真墨大半段，其他都是偽品，可是現在鄉間村塾兒童，所用極劣極臭，其質如泥之墨，却也名之為五百斤油，冬心生前，愛好天然，萬不料後世有這樣的煞風景事，地下有知，將怎樣的抱憾呢？

古今合訂本第一冊

每冊實價十五元

國民新聞社總經售

明喬白巖守南京記

何海鳴

金陵龍蟠虎踞，成爲一代帝王的雄都，在歷史上當以朱洪武一朝爲最顯赫。蓋自孫吳都此以來，歷東晉及各南朝，以至五代南唐，類皆爲分鼎及偏安局面，並未能據此以淹有中夏。唯朱明定鼎於斯，統一南北，使成爲名符其實的帝都，要可謂開已往未有之盛。但明室奠安未久，再傳至建文，有靖難之役，南京既破，國都北移，雖仍視爲留都，崇其體制，然所存者究是虛號，金陵王氣，便仍然黯淡無色了！

明人鄭淡泉，嘗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究非帝王之都。』雖批評得尙爲有理，然亦是先有成敗之見，橫亘於心，方說此現成話。如謂山形散漫，固不如北京西山的一脈雄偉，而江流去而不留，却有語病，天下豈有留而不流的江水嗎？只是大江東下，滔滔滾滾，水流太促，古詞人墨客以之象徵歷來南朝興亡之速，則不無感慨罷。不過南京在明室諸代中，以究非實際上的帝都所在，倒也粗安無事，得保昇平，致留下秦淮板橋十六樓風花繁華的勝迹，也未始非不幸中之幸。至最後崇禎一朝，流寇犯關，北都失陷，清兵入關平亂，南都遂再成偏安一隅的局面，而燕子春燈，爲時非久，及清兵南渡，福王出降，此留都遂亦與明祚俱亡，徒供後人憑弔了！

據說，這留都建在靖難一役以後，在明室二百餘年中，即未再遭遇何種變故，固時時國家多事，也不在留都中時時有更大的危機，故引起頭至，一試而得其實情，依次捕擊餘黨，悉斬於江岸，賊計始爲少沮，這是喬安內攘外的一場首功。

喬能知人善任，于微聞宸濠反訊時，即預選一指揮楊銳，許其有應變定亂之才，言於巡撫李，擢署爲安慶守備，臨行諭之曰：『安慶南都上游，密邇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亟以告我。又賊發必先攻安慶，攻則汝以死守之。』未幾，楊果隨時供給南京以緊急情報，得預爲之備，及賊攻安慶，又爲楊所敗，南京始免於兵厄。

但當宸濠兵敗之後，以一王守仁已足平亂而有餘了，偏偏那位少年好事的明正德皇帝，爲權閹江彬所惑，竟放開了馬後砲，要於此時作御駕親征的大舉。其實這位風流天子，不過是看觀上了江南的富麗，想藉此假公濟私，仿倣一回隋煬帝的下江南觀瓊花，物色一些南中的美人李鳳姐，供他玩樂而已。王守仁諫不住，這位哥兒便浩浩蕩蕩的率著御林軍直趨南京來了。

皇帝的兵馬已到，恰巧江西亂事已經平定，宸濠也已經爲王守仁所俘獲。這位皇帝在好大喜功的脾氣上，很不過癮，幾乎要怪罪王守仁平賊太快，爲何不等他來露一手，歸功於天王老子？便恨不得要把宸濠暫時放掉，仍關一塊假戰場，令宸濠再與皇帝交手鏖戰一回，生擒過來，才算此行不虛。然而這樣子做法，究未免太近兒戲，也多少有點危險性，經過羣臣再一度苦諫，方才取消。可是掃了皇帝的興，滿懷抑鬱，權來到了南京歇馬，這更使南京百姓多一番供應之繁，並也顯得不易伺候。

這其中還有個更大的難題，是這位哥兒皇帝，不過是權閹江彬的傀儡，一切事全是由江播弄教唆出來的，伺候好了皇帝不算，更須伺候好這位

南京人民的惶恐。如明成祖死後，其另一子高煦，孔武有力，即曾一度謀反，仍思循成祖故轍，以叔代姪。當其反樂安州時，知州朱恆，勸其直趨金陵，先據舊都以自雄。而僚屬等偏語朱于高煦，說朱是南京人，所獻策乃專爲一身一家之謀，無關大計，高煦遂不采其議，逕率師北向，至於失敗，爲姪子捕去，貶爲漢庶人，囚禁宮苑，鎖以巨鍊，壓以鐵鼎，輾轉呼號而死。這個朱恆雖不知是南京何處人，但其言如果能用，由其率衆以還犯擲里，南京便不幸而有此一南京人，反爲南京招致一番殃劫了！亦幸而此一南京人不走運，計未得行，南京就又平安度過一難。

又至明武宗時，正德已卯，藩王宸濠在江西謀逆，率師東下，欲取金陵，此石頭城遂又平添一度風鶴之警，岌岌可危。而其時鎮守南京的，是喬白巖，虧他很能鎮定，才把南京保住，以了此一場禍變。是喬公守南京之功，要亦不亞於土木之變時守北都的于謙，茲考其軼事，拉雜爲作是記，藉爲南京留一紀念。

喬白巖，山西人，官南京兵部尙書，負有城守之責。初聞宸濠已反，以曠軍相距匪遠，即亟亟預謀戰守之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豪諫天，誓以死守，每城門設文武大吏二人，專任防務，城中伏精兵二支，以防不虞。先是，宸濠預遣死士三百餘人，混入石頭城中，伏匿於板樓街一觀頭家爲內應，待期而發。守備大臣劉鳳，於與賊通，實預其謀，喬先轉報江彬，才能算數。這江彬又非常的可憎，專權恃寵，始領一時，親統了兵數萬，隨著帝駕來來也聚南京，四面都傳說他心懷不軌，也將利用天子在外乘機造反。在此反跡未彰之時，既尙不敢輕於得罪他，又不得不防範未然，免得禍起不測。於是這位喬大司馬，守南京禦宸濠還算易爲，而伺候天子與應付權閹，預防禍患，實在比躬擐甲冑以守城池還爲難得多了！幸喬有大臣風度，能明識大體，持身以正，頭一陣仗便先顯露出一點鋒稜的風骨來。正德帝初到南京，設行在，例應使百官來朝。江彬忽傳旨命諸臣須以戎服覲見，蓋藉此以暗示乃軍事非常時期，可便宜以行軍政，俾暢所欲言，毋敢有所異議。喬乃抗言：『南京禮儀一體，豈宜有異？況叛逆已平，亦非戎馬時矣。』遂朝服率諸寮如常儀以進，帝亦任之，并加銜爲軍參贊。江彬甚恨喬，喬唯以雅量鎮服之，江欲搆置語相陷，使其黨訪據喬劣迹，無所得，南京人民，亦蒙口頌喬，陰謀乃不得逞。

一日晚，江彬忽遣人索城門鎖鑰，人人驚駭，不知所出，督府告於喬，喬曰：『守備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即以喬言拒江，竟寢。似這樣一段剛正守法的史實，求之切古名臣傳中，要不多見。但古名臣此類軼事之一頁，多傳爲人間佳話，獨喬之懿行不彰，治史者誠不得不力爲表揚！

喬之明大體，即屬些微小事，亦多所顧全。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有景前溪者，固當時名士，時爲國子司業，以腹大而矮，跪參時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即大聲叱問：『第幾班第幾人，是何衙門官？若司業，亦是該拿人數。』喬應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蓋出于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待儒官之體統。古有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喬誠有之！

江彬在幕，又每每假傳旨多所索求，如盡遂其慾，所苦者無非還是南京的百姓，能免于震濼的兵厄，而不能免于權閹所部的婪索與榨取，豈不仍非保土安民之道？喬甚愛民，不憚力與江爭，每得旨必請面奏，以揭其姦，彬計格不行，便也虎頭蛇尾，索求得不那麼窮凶極惡了。都城帖然，民不受害，要亦由喬之賜。

喬亦有輔佐二人，相與協力，其一爲寇天毅，原應天府丞，時缺尹，由寇署印，其一爲王偉，任南京內守備，卻也是個太監，比江彬好得多，故三人同心，共保南都，得收奠安之效。寇天毅亦督人，與喬同鄉，持正不撓，不亞于喬。其人軀幹頗碩，目微短視，每日戴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江彬有所需，每差人來，寇初伴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座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借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如何，逕去回話，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省卻麻煩不少。似這般好的地方官，原也是大得值稱讚的！

喬之折服江彬，以江爲不學無術的小人，亦不惜多從小處以奇計屈之。江都督所領邊兵，多身高體壯，膂力驍勇，爲西北勁卒，江以是自負，每陳兵市上示威，所行多非法。喬乃於南方武教師中，密選矮小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都督相期，至教場中操演比武。南人輕捷，跳越行走如飛，北人威笨拙，一交手，被南人短小靈便者，或撞其脇肋，或觸其腰膀，輒翻身仆仆。江大爲沮喪，方知天下充多能人，彼之武力，非盡可恃，因而所蓄異謀，亦不覺漸折而如所長已了。

談鄭孝胥詩

海藏樓詩的全貌 (下)

六 出京與入京

海藏以戊戌九月出京，有戊戌九月虎坊橋新館獨坐偶成詩（見前），至庚戌七月入京，凡十三年。有七月二十三日入都居賢良寺云：「前朝夢斷十三秋，闕下車聲在枕頭。胡騎黃巾歸釋史，劉郎道士各山邱。自殘母子恩同盡，永訣君臣恨未休。身似銅仙移盤去，回看鉛水淚難收。」

辛亥九月出京，至癸亥七月入京，又是十三年。而且出京都是九月，入京都是七月，好像冥冥中有定數的，作詩道：「世棄天留等可哀，黍離荆棘更能來。還從銅雀尋殘夢，早向昆明辨劫灰。吞炭漆身殊未避，觸山逐日漫相猜。兩朝國士虛名在，骸骨那堪比郭隗。」

從癸亥到乙亥，又是十三年了，四月十九日辭官得允云：「行年七十六，自謂好身手。雖曰非健兒，亦未齒羸叟。今朝得解官，快若碎玉斗。屈伸數張臂，噓嗚頻噉口。千秋酸寒徒，豈易覺吾耦。營營鼠窟中，莫復論誰後。造物定何意，留此老不朽。知我者天平，問訊堂下柳。」又述意云：「投門避地久周旋。遼左龍飛信有天。紀事會須成本末，崎嶇又歷十三年。」

「皎然進退自分明，中止休疑業未成。天道從來看後起，只將白髮待遼京。」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海藏的進退，好像都是預定的。不問他的毀譽如何，看他始終一貫的人格，自具有相當的價值。

古今月刊 (第八期) 海藏樓詩的全貌

更有一滑稽的演出，世傳武宗游幸牛首山時，山雲夜吼，江彬驚怖，雖預謀叛逆而屆期不敢舉動，盛仲交作牛首志，亦載此山吼之說，以見聖天子之「百靈相助」。但事實上原不如此，亦并無山吼之理。明人周暉，字吉甫，後曾游牛首山，便尋老僧，焚香煮茗，談因果，說山中故事，舍利塔下，有一老僧，法名明壽，號萬延，出家弘覺寺，修持六十餘年，曾揭破了這秘密道：「正德十五年七月初三日，車駕駐蹕牛首西峯祠堂中，說者謂江彬有異謀，山靈夜吼示警，實乃訛以傳訛。當時從駕數千人，僧房處處占滿，殊再無措足地，師兄明智，遂露宿於塔殿臺基上，夢中翻身，忽爾墮地，不覺大叫，驚動三軍，一夜傳呼不息。江彬大怒，派兵紐鎖住持及明智進城，欲加以驚罵之罪，賴喬司馬憐念僧衆，托詞山吼，以煉動軍心，亦且解釋僧罪，乃得放住持與明智歸山。」可見這山吼之說，也是喬臨機應變，權詞造出的。筆者少時在新軍中，亦曾經歷過此種軍營夜吼之事，係由於一兵士夏夜貪涼，移睡床下，另一兵起溲，誤躐其身，遽發狂喊，遂波及全軍，洶洶然驚駭成一片，歷一刻始息，自更信此老僧之說，決非山吼。

正德帝與江彬在南京騷擾了一陣，駐蹕已久，不知何日回鑾，南京人心理上究屬不安，并還須隨時小心提防江彬那廝鬧出事來，更是地方之累，也終由喬苦心孤詣，倡九卿臺諫，三上章勸請返蹕，才得到武宗允准，訂期啓駕北歸，喬復親履從到揚州，方才了却此一番大事，辭駕而還，後來南京父老子弟，追念他這一番保安南京的勳德，每稱頌不衰，自是南京地方歷史上值得傳留的一件事，可是年代相隔已久，由明迄清以至今，南京人也幾乎全不曉得喬公白巖了！

陳寥士

七 論交遊

海藏和顧子朋（雲）王幼霞（鵬運）袁爽秋（昶）沈子培（曾植）張香濤（之洞）陳鏡齋（與問）張季直（謇）嚴又陵（復）陳石遺（衍）端午橋（方）陳汝庵（寶琛）陳子言（詩）易實甫（順鼎）朱古微（祖謀）李拔可（宣龔）周梅泉（達）樊樊山（增祥）夏劍水（敬觀）陳伯嚴（三立）諸貞壯（宗元）趙堯生（熙）孫師鄭（雄）陳仁先（曾壽）李審言（詳）周立之（學淵）李釋戡（宣潤）等均有唱和。他的雜詩云：「城南朋好誰相憶？定是丁陳與沈黃。海上昨逢潤州守，一時回望奉先坊。」下斜街金之奉先坊，可莊所居。丁陳謂叔衡弱巖，沈黃謂子培仲毅。可莊時出守鎮江府。又云：「江海論心有幾人？葆真季直最相親。治河策上仍爲客，種樹書成未療貧。」葆真遊河帥幕中，季直家居，方究樹藝之學。又云：「石頭城西去來客，路熟深慚盜山碧。山下詩人顧石公，念我狂癡時歎息。」這三首詩中，也見他接近的幾個朋友。上面所提的顧石公，名雲，字子朋，爲江蘇七子之一。石遺序海藏詩，後一段云：余嘗語君詩爲友朋而爲者居多，然往往有數友朋焉，爲彼爲之而常工，爲此爲之而不盡工者，豈其意之屬不屬，如雲運所云對惠連輒有佳句歟？然又有刻意求工而不工，不刻意求工而轉工，又所謂竹與而得者歟？二者事理乃相反，則或者

其工力之至與不至，不至者不刻意則轉工，天之事也。至焉者，意所不屬，亦天之事，意所屬，又學之功歟？子培工爲詩，而不常爲，常言吾過蘇堪則詩思自生，爲之亦多工。毀庵詩爲謝枚如張幼樵而爲者，常工于他作。蘇堪工者固多，而爲子朋而作者，則尤工且無不工。是數者于前數說必有合者也。這一段話說得很妙。

集中爲子朋作者，如「題顯子朋齋壁」「雨中宿子朋齋臨烏龍潭」「薛廬同子朋待月」「三月三十日顯子朋招集薛廬」「五月連雨答子朋」「子朋屬題山水小幅」「上海旅次酬顯五子朋」「哭顯五子朋」「二月廿六日雨中詣雨花台安隱寺奠顯五子朋」等詩，確是篇篇都工的。哭子朋詩第三首，有「爲君詩常好，世論實不易」之句，是他自己也承認了。石遺室詩話中，曾摘其篇章，茲不復述。

八 濠堂與盟鷓鴣

海藏在南京有濠堂，在漢口有盟鷓鴣。

濠堂落成于丙申年，有詩云：「惜哉此江山，與我俱不偶。廿年去來迹，知者有鍾阜。作堂臨濠上，終日對戶牖。泊然疑可老，豈屑問誰有。聊忘孤生哀，亦避世事醜。吾言甫欺天，有如堂下柳。」次年丁酉，又作濠堂詩云：「抱城水南流，春來綠漸肥。蔣山繞其北，白雲相委蛇。精藍劃山光，修竹何猗猗。岸迴林稍密，桃李能成蹊。置堂于此間，非瓦而茅茨。據榻攬峯岫，開窗弄漣漪。堂前何所有？魚鳥最忘機。堂後何所有？兒女從頭癡。堂中何所有？夕陰與朝暉。壁間復何有？舊倡兼新詩。人言此堂陋，幸匪宜識兒。或云此堂偏，當路誰高極！自從堂之成，使我壯志。」

如「花光如水水流逝，隨到隨分方是色。」亦可備後生色。
詠櫻花七律四首，詠海棠紅梅也先後各四首，工力悉敵。海棠佳句，有「暗水粉痕空寫照，濃春好夢費疑猜。」「三月繁華渾醉後，一春桃李總頹低。」「沈醉春風圍日氣，斷紅人面擁花光。」「朱欄玉砌休論命，宿酒殘粧欲破禪。」紅梅佳句，有「簾前索笑寒侵手，樓角尋詩雪滿身。」「春回小閣詩初就，燠入朱簷笛未終。」「斷橋流水相逢地，絕代朱顏一笑時。」「正教雪重終難壓，猛覺春酣只半開。」又顛齋海棠一律，句云：「冬郎昨夜關心雨，子算平生欠汝詩。」可謂此花絕唱。

對牡丹作，「香重渾成醉，春酣欲化光。」十字抵人千萬。
三月初五日攜家人往龍華觀桃花至則已謝，七絕四首，有惘惘不盡之致，余最愛誦之。詩云：「老去春歸最惘然，龍華花事誤今年。春光祇在殘紅裏，搔首何須更問天。」處處池塘是綠陰，春歸何處試追尋。游龍流水空惆悵，未抵詩人一往深。」「誰遣春陰換夕曛，江頭暗盡燕天雲。回車自覺無才思，祇道來遲問細君。」「十里花光耀綠波，經旬情事遶山河。劉郎乘興殊愁晚，拋盡華年奈汝何！」

清友園探梅四首，如「誰見春風甘寂寞，朱霞白鶴滿空山。」「一段荒寒誰解賞，松梢遮莫揚春旗。」「他時屈曲山中老，長記先生爲汝來。」「流落中年仍世外，梅花數點憶中原。」均不作寒酸語。

十 友愛及悼亡

海藏與弟稚辛（孝禮）最友愛，送稚辛的詩也很多，說家務字字逼真。如書稚弟第二首云：「二兄久食貧，被語語跌宕。門戶要人興，兩弟齒俱壯！」寫得聲音逼肖。他如送稚弟入都，送稚弟赴滬，送稚弟之日本

盟鷓鴣落成于庚子年，有詩云：「畸人雖無心，戲具未遽擲。蓋頭第一把，取足爾吾醜。去江不十步，矮居久欹側。我來披使正，意外忽有獲。取山置南窗，決天人東壁。白鷓果來下，欲與我爭席。拊搯一長歎，頓失向來窄。是時蟾將圓，百里漾皓色。中宵風何怒，驚浪拂蒼白。暄涼理相召，此變固已劇。超然獨燕處，熟視忘語默。玩物未可非，喪志乃一適。」又盟鷓鴣占云：「風從金口來，入我盟鷓鴣，欲尋半日閒，臥看斜陽下。」盟鷓鴣雨夜獨坐云：「江聲定奇絕，氣涌如排山。忍寒吹燈坐，得意風濤間。」「風江已自豪，妙雜秋雨響。沉寒不可名，閉目試一往！」這又是一種薰開境界，與濠堂不同。

九 詠花木

後來他在詩中常常回憶濠堂鷓鴣，如五月十三夜同中照望月云：「君言對月宜臨水，無水真成負此樓。鷓鴣濠堂無覓處，還如落月在心頭。」在他的一生行藏中，自有可使他引起紀念的地方。

海藏詠花木詩，也多是集中的名篇。如詠櫻花，海棠，紅梅，牡丹，桃花，梅花等，都是顯例。
櫻花詩七律四首，傳誦一時。如「映日橫陳酣國色，倚風小舞蕩天魔。」「顏色不辭脂粉污，風神偏帶綺羅香。」「薄醉乍蘇沈宿夢，凝妝纔就寫全身。」「春歸滄海剛三月，骨醉東風又一回。」花下又作歌起句云：「海波照天花照地。偶着詩人作園吏。園小偏收海外奇，詩成便向花前醉。」又結語云：「彼都共語更有誰？只合喚花作吾輩。」確是詠櫻花，不能移詠他花。又「風雨花盡，及風雨既過，有二株依然獨存依然賦之」二首，水皆神妙。其他佳句，如「離合神光君不厭，乍聽乍聽明復暗。」

他對於兒女，更覺得低情深，如示大七，書女景扇，示女景兒垂一，首，思小乙，小乙忌日，正月三日憶小乙，哀垂，等篇，語皆切實而沈痛。又述哀七篇，對於骨肉之間，更爲悽感萬分了！

戊辰悼亡，閏二月十日中照以微疾卒於滬，攜景垂自青島航海，十八日到滬云：「啓棺一視真長訣，面色如生識汝哀。四十九年緣願盡，不留十日待人來。」傷逝云：「偕老亦既老，所欠唯一死。先行子不殫，繼往吾何餒。小別良可哀，顧此堂下暮。叩棺幸未闔，累喚再能起。素衣空輯杖，雪涕隨逝水。相從五十年，十日新我死。茫茫望前路，目極天與海。」又云：「入室日已晏，離魂在此榻。冥迫試就枕，藥氣猶繞燭。中宵影隨形，徙倚還踈蹙。吞聲端有失，苦淚空凝睫。心知成永訣，未免戀一髮。我如夢爲周，君如夢爲蝶。」又云：「去年菊花時，廊下偶攜手。花前憔悴人，悵然若難久。當時苦無覺，輕別將誰咎。一悲悲何窮，怪忽餘錄叟。」二十夜云：「我如夜啼鳥，繞枝覓其偶。斜月忽侵帷，定是魂來否？」追尋竟何得，遺像空在手。東方未遽明，默坐復良久。」廿一夜云：「雙栝方競翠，東栝方自枯。哲人嗟其萎，不詳理難經。自我羈行在，花時歸相覓。今年來何晚，遇閨積就途。病中空悵望，別語一字無。及尸豈爲見，終古機須與。」廿二夜云：「斯人夜不眠，曉恨必猶存。披帷無所見，旁皇此爲甚！几榻毋輕移，起坐深深。頗疑接聲韻，勢氣氣微涼。平生太常賢，如泥恨空飲。」廿三夜云：「死生雖云隔，豈能隔吾情。吾情無生死，一意通幽明。新魂必迷罔，自痛離其形。旁觀骨肉哀，悽悽倍於生。生者能爲主，依戀終相繫。生者苟漸忘，無歸愈飄零。委形如爪髮，

朽腐難爲靈。聖人誠情狀，致齋極精誠。立尸而後祭，何疑於禮經。廿四曉云：「哀情易傷春，飛花正如雪。花前思往事，無處不悽絕！昨朝花始開，今日花將歇。我雖非落花，彈指必俱滅。逝者固已辭，存者行漸別。眼中親愛者，一一愁見奪。與君永今朝，爲予誓皎日。」廿五曉云：「人亡月半規，今夕已下弦。碧天玉指甲，餘恨何悽妍。闌干誰復倚，杳杳遂長眠。我爲夜起翁，殘宵獨周旋。聊堪伴孤魂，莫言死相捐。」初二曉云：「死狀即若寐，熟寤元無知。有知無知間，誰主此可疑。生短死則長，死安生甚危。聞道可夕死，既死終焉歸？無知信無涯，有知能幾時？莊生與釋氏，毋乃皆沈迷！」初五曉云：「回首相從五十年，真成一夢送華顛。他鄉久客始埋骨，苦調孤彈更斷絃。此世人無勝天幸，未亡我乃讓君先。誰知夜起庵中客，夜夜驚魂落月前。」三月十一夕云：「癡頑可是戀人間？死別猶傷去不還！漸悟餘生元易散，盡成往事杳難攀。子遺豈識天何意，磨折方愁老益艱。却道明朝又生日，莫將情況問初禪。」五月十七日云：「子藏不復見，萬事已云畢。我如魂之遊，猶然視白日。幽明均一逝，何者爲真實。一棺已入土，餘地足同穴。地下恐無知，生存獨難別。行時畏回顧，掃掃留虛室。去來定何歸，放歌聊作達。」十月十五夜落月云：「凄清月色無今古，寂寞人間有死生。霧閣雲窗忽今夕，只將涕淚送西傾。」這一類的好詩，真是鈔不勝鈔了！此老篤于伉儷之情，爲悼亡詩創一新紀錄，亦一奇蹟。古來悼亡，共推元相遺悲懷三首，後世作者，文辭于情，詞藻太多，佳構遂少！海藏諸作，謂之冠絕古今，當非溢美過譽。鄭年海藏六十九歲，中興夫人已七十有二了。

序四幕劇「餘生」

柳雨生

一本書應該不應該有序文，本來可以有反面的和正面的兩種答案，我呢，却是覺得有一篇序要確當一點。在中國，序的意義最早不過是文章外的說明，類似後世的「解題」，這個由作者自己來寫寫本來也是未嘗不好的，因爲對於作品的本身最能够了解的莫過於作者自己。然而有些時候，由作者的朋友以一個讀者的地位在旁邊說幾句話，也並非絕對的沒有價值。問題還是看序文的本身撰寫的動機。阿諛的文字雖然常常可以討好，然而也不過是常常而已，有的時候高明的作者和讀者還是討厭居多的。由此也可證明今日做文的難處了。

我曾經請人做過幾篇序，也替朋友的書做過幾次序，遂感爲書做序之難。然而「餘生」這個劇本是好的，它沒有太重的說教的氣息，像最近五六年來我們所看到的那些以暴露或煽動爲題材的許多劇本；它也沒有過甚的幻想的情緒，像流行的那些刻繪原始的粗獷而真率的熱情作品。

海藏不但工詩，而又工書，四鼓即起，磨墨直至天明。大約悟到人不磨墨，墨也要磨人的哲理，所以視磨墨爲一種有趣味的工作。

他的磨墨詩云：「腹漱衣冠只四更。憤將磨墨遣閒情。不辭漆黑休燈坐，磨出窗間一白明。」又云：「半池秋露起元雲。宜與幽人伴夜分。湛碧凝香徐作量，鎔鑪轉玉靜無紋。神遊物表心誰契？手挹天漿意已醺。磨墨磨人更休問，墨將淳醜入深文。」是前人沒有說過。

我題海藏詩，有「四更磨墨天終曉，一老傳詩力豈微。」就將他磨墨一事特地指出。

十二 全集的起結

海藏樓詩，始於己丑，以「春歸」列第一首，論詩者說他具有深意。詩云：「正是春歸却送歸，斜街長日見花飛。茶能破睡人終倦，詩與排愁事已微。三十不官真有道，一生負氣恐全非。昨宵素共紅裙醉，酒淚無端欲滿衣。」

第十三卷終於丙子，以「一閒」「神往」二首殿後，亦具有深意。一閒云：「坐聞車馬喧，始覺身已退。免爲世人役，未改少年態。一閒氣自充，渺爾千百輩。無求信至樂，造化猶我載。庭除日洒掃，甚潔頗可愛。意中有高樓，何日果相對。及時先樹木，逸興誰能敗。我懷柳下惠，不易三公介。」神往云：「閑閑一老人，衣食不須紀。平生了萬事，抱膝忽在此。耳聰目亦明，無病聊自喜。已忘胸中書，并歸文字軌。逍遙輒終日，諸念絕不起。夢中惟舊京，神往即我里。城西得荒園，種樹今稍美。蒲明歸去來，足以娛暮齒。」靈祝謂道二首純乎是陶。一閒氣自充，五字足抵返之答李朝書。此舉要則可以自怡。紀文述謂東坡謫居杭州，詩便便。

，壓迫者和反抗者的鬥爭。熱情的戀愛敵不過冷酷的世態，更敵不過舊社會的誘惑和迫害；純潔的青年從反抗中獲得學習，獲得經驗，但是孤單的力量終於屈伏在內在的和外來的妥協的要求之下；野心的資本家在表面是進行着他的偉大的企圖，在內心裏却也不免透露出他的空虛的缺陷，結果在受到其他的外來的愚弄和損傷之後，不得不自動謀求根本的解決難題的辦法；聰明的女兒顧慮到家庭的不幸的遭遇，同時更進一步的尋找困難的癥結，她不甘屈服，但是也不肯自傲，她瞭解現實的環境，同時更在不幻想不誇大的認識環境的前提之下，擔當了前程的艱難的任務。這裏面交織着喜怒哀樂的種種的新的刺激，構成了這個四幕劇本的複雜的內容。

也許有些讀者們要以爲這個劇本是有意的針對着當前的現實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的，這個劇本在內容方面，決無任何描寫現實環境的企圖。我以爲它的創作的動機，不免受到近代法國自然主義的戲劇大師亨利白克(H. Becque)的影響，尤其是他被譽爲法國近代劇的模範作品的「羣鴉」(Les Corbeaux)。亨利白克的作風，最喜歡作世態的描寫，多半是些露骨的社會道德的改良

劇。這一類的劇本，雖因作家的氣質不同和描寫手法的差異，但無不特別重視生活的現實，無不主張戲劇的本質，是要以科學的方法做人生的記錄。因着「羣鴉」這個動人的劇本出現之後，久自由劇場運動就跟着而興起，這一班自由劇場(Théâtre Libre)的作家們，在近代戲劇史上發動了一種劃時代的明示，破壞了典型的戲劇幻念，而在舞臺上重現實際人生的表現為依歸。亨利白克的「羣鴉」，充滿了現實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也就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的近代劇的主潮，也可以說是現代戲劇的前驅。「餘生」和「羣鴉」的不同，是在形式上，「餘生」可以說是從「羣鴉」脫胎而來的，但是除了第一幕大體像是改編之外，第二幕以下，簡直可以說是重寫。人物的個性的描寫，角色的增減和繁重與吃緊的改動，尤其是第四幕的收尾處，不但在情節上和「羣鴉」不甚相同，並且它更客觀的代表了一種積極的向上的意識，和「羣鴉」的專門描寫現實生活的污穢和苦痛，完全兩樣，所以我們可以說「餘生」是一個創作的作品，不是一個改編的劇本。

但是「餘生」這個劇本雖非改編，却不能說說。但是任何好的文學作品都不能說離現實，戲劇自然也不是例外。最近幾年我國的戲劇運動，未嘗沒有絢爛過一時，但絢爛的時候，在建設的基礎上既沒有能够弄得很穩固切實，到了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缺乏劇本的苦痛，更使一般愛好戲劇的人們感覺到異常的困難。「餘生」的作者，在過去十餘年中，寫過了不少的劇本，在戲劇運動中也曾盡過一番辛辛苦苦的氣力，這一個「餘生」現在有機會印出來，我用一個普通讀者的立場去批評，是希望它會得到大多數人們的同情的。並且我更懇切的希望，中國的戲劇運動不要因為遇到任何困難和挫折就此停滯不進；相反的，我們要順着時代的自然進展，站在每個人固有的崗位上，加緊我們的努力和克服環境的勇氣。

三十一年八月，柳雨生。
出版公司發行。

（「餘生」，四幕劇，韋達生著，上海太平洋公司發行。）

x
x
x
x
x
x
x
x

編輯後記

本刊已決自下期起改為半月刊，並請周允德先生列名編輯，這是很值得向讀者報告的消息。

上期所預告的佳作，周佛海先生的「自反錄」準在下期刊出。袁學易（殊）先生的拙政園記，作者最近有遠行，潮行會致函編者，俟歸來後即行動筆。

徐一士先生遠處燕京，本社特託友人專誠奉邀，才允經常執筆，名家文字，自屬不凡；此後當更有佳作陸續在本刊發表。

此外，最近本刊又約定許多名家為本刊撰寫專稿，如陳公博，李聖五，樊仲雲，周越然，文載道，予且……諸氏，他們的大作今後將陸續在本刊發表。讀者諸君，請拭目俟之！

介紹上海四大日報

中華日報

社址：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國民新聞

社址：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新中國報

社址：上海河南路三百〇八號

平報

社址：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

介紹南京兩大報

時報

社址：南京朱雀路

時代晚報

電話：二二五九五
三三九五八

館址：朱遜朱雀路